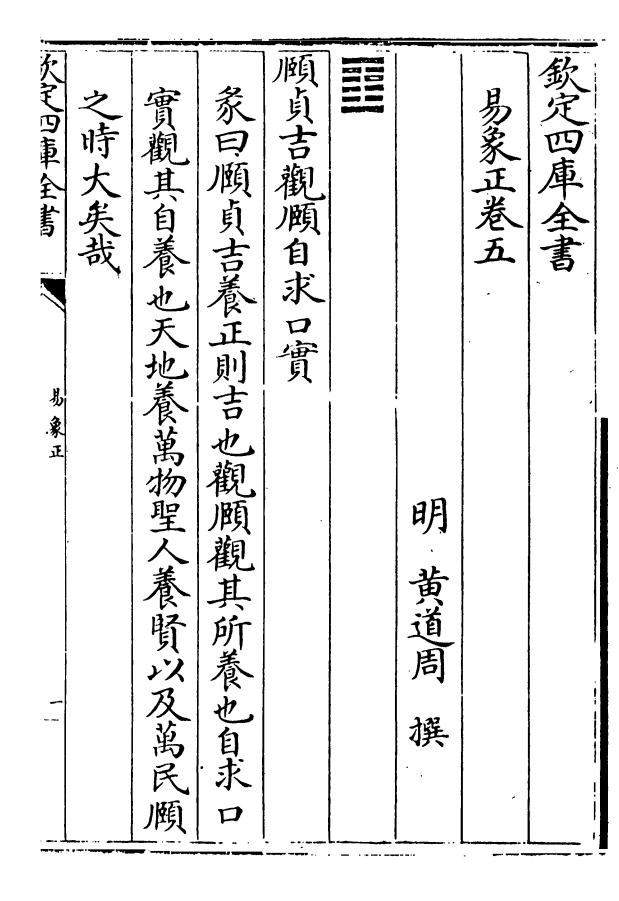


經部



易象正卷五

明 黄道周 撰

䷚

頥貞吉觀頥自求口實

彖曰頥貞吉養正則吉也觀頥觀其所養也自求口實觀其自養也天地養萬物聖人養賢以及萬民頥之時大矣哉

象曰山下有雷頤君子以慎言語節飲食

正曰山下有雷動而止撰德雜物中厖而外治戎以此出羞以此起疾疢以作爭訟以始頤无淳交焉故君子之致慎者莫若頤也成湯之有慙德也曰予恐來世以台為口實君子御物含吐不明叢垢於中而常有自養之心則世之咀嚼者必以是為始矣仲虺曰能自得師者王謂人莫已若者亡好問則裕自用則小故養賢及民古人之所貴也慎言語節飲食惡夫雷之陰霆者也君子有食與衆享之有言與衆聞之虺虺之來懼悶是懷及其究也以獨立遯世

初九 頤之剝

頤貞吉觀頤自求口實

剝不利有攸往

舍爾靈龜觀我朶頤凶

象曰觀我朶頤亦不足貴也

正曰剝下以養上大人不為也故以飲食言語而求靈龜則神明之存者鮮矣夏訓曰内作色荒外作禽荒甘酒嗜音峻宇雕牆有一於此未或不亡故播棄黎老賊虐諫士酗身崇飲簡賢附勢二季之所以敗也詩曰如蜩如螗如沸如羹小大近喪人尚乎緜行乎常見鬬且閙蓄聚鬬且譖其人曰楚其亡乎不然令尹必不免吾見令尹如餓豺狼焉棄德不務而貨馬是求昔成王不禮於穆王靳食熊蹯而死靈王不顧其民一國棄之如遺跡焉子常其能賢於成靈乎故以言語飲食而棄典刑者則

頤之剝是也

六二　頤之損

頤貞吉觀頤自求口實

損有孚元吉无咎可貞利有攸往曷之用二簋可用享

顛頤拂經于丘頤征凶

象曰六二征凶行失類也

正曰損下益上則猶之剝也丘頤頤之所聚也物聚失經而後既敗生焉厲王說榮夷公芮良夫曰王室其卑乎榮夷公好專利利天地百物皆將取焉胡可專也匹夫專利猶謂之盜王而行之其歸

鮮矣詩曰豈侯多藏豈言專也專言丘也互而言之坤也故知頥之經者可以保國可以祈年可以尊生矣又曰與其矯虔不如自然

六三　頥之賁正變象

頥貞吉觀頥自求口實

賁亨小利有攸往

拂頥貞凶十年勿用无攸利

象曰十年勿用道大悖也

正曰雜物在頥而陰爲主雷見於電而舌受其毒晉獻公卜伐驪戎使史蘇占之遇兆挾以銜骨齒

牙為猾戎夏交捽史蘇曰夫若是賊之兆也非吾宅也不跨其國可謂挾乎不得其君能銜骨乎晉以男戎勝戎戎必以女戎勝晉諸夏從戎非敗而何郭偃曰夫口三五之門也是以舌口之亂不過三五且夫挾小鯁也可以小戕而不能畏國口雖弗堪於晉何害商之衰也其銘有之曰嗛嗛之德不足就也不可以矜而祇取憂也嗛嗛之食不足狃也不能為膏而祇離咎也又曰吾聞以亂得聚者非謀不卒時非人不免難非禮不終年非義不盡齒非德不及世非天不離數夫郭偃信以驪姬之亂謂猶隸農之不秋卒歲而已晉易三君幾二十年而後乃定故銜骨拂頤猶折獄之過毒明以勿敢而後庶乎瘳阻也

六四 頤之噬嗑

頤貞吉觀頤自求口實

噬嗑亨利用獄

顛頤吉虎視眈眈其欲逐逐无咎

象曰顛頤之吉上施光也

正曰易之失而賊其殆謂此乎古之聖人未有言欲者也欲仁得仁其謂下賢者乎四處位而求於初顛禄而讓賢眈眈之視忘其勢逐逐之欲棄其威不言而信不怒而誠畫犴狴而民不犯古之為獄者蓋取諸此也故養物之取於斷養冦之生於緩二者古人之所慎審也詩曰式遏寇虐無俾作慝敬慎威儀以近有德頤之噬嗑動而明明而斷以噬物而無腊毒之害康誥曰丕則敏德用康乃

心其六四之謂乎

六五　頤之益正變象

頤貞吉觀頤自求口實

益利有攸往利涉大川

拂經居貞吉不可涉大川

象曰居貞之吉順以從上也

正曰頤之損益而皆為拂經何也惟正之供損之不給益之則已過也詩曰於我乎夏屋渠渠今也每食無餘蓋言損也或以其酒不以其漿鞙鞙珮璲不以其長蓋言益也夫物在於頤當吐則吐之

當茹則茹之不茹不吐損益其間非所謂明也晉之公族降為胥隷而三桓之祿半於公室猶東人之歎西人也故授祿以養賢徽瑜以佐國時有輕重不改其轍詩曰彼都人士狐裘黄黄其容不改出言有章亦守經之謂也然則益言利涉大川而六五不可涉大川何也是易之所致戒也已與之而又戒之何也天下之不可益者獨順耳智而多言長其過愚而多言長其䙕乎而多食長其媮病而多食益其咎故遷善改過則是可益也言語飲食則是不可益也然則是可損歟曰何可損也損利攸往而六二征凶親戚類聚无故而節縮服政辨官无故而自閑不有乾餱之愆則有誦言之醉也故兩象俱反獨見之順若利往之征凶利涉之不可是也然則二簋之義順獨无取歟曰曷之用聖人則亦擇取之也

上九　頤之復

頤貞吉觀頤自求口實

復亨出入旡疾朋來旡咎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利有攸往

由頤厲吉利涉大川

象曰由頤厲吉大有慶也

正曰由頤而厲厲而吉吉而利涉何也曰是得頤之心者也頤而復復而旡疾則亦猶之勿藥也疢疾之生叅頤是都經絡消息反復七日心病既除百病不來故國貧而多畜聚政慝而進刑威人病

而數治食其益之愈甚則損之愈至矣由順之道漸於自然緣督為經則損之无以損益之亦无以益也是災厲之所以日去也然則三四之顛拂猶之不經也而顛以得吉拂以得凶何也曰貞開也噬嗑閉也開而攸往終以不利閉而逐逐終以无咎是猶未遠於經也然則復之順敗其國君順之復利涉大川何也曰是其體用皆變矣復以柔窮順以剛勝復病且瘥而入於慾順得不疾而循於道也然則復之順十年不征而順之貞十年勿用何也曰是位序之辨也剛柔之等也復之用順與順之用貞兩義互參而知夫出好興戎天地之大戒也復利遠功以口而興師順好聽訟以口而折獄師獄一興十年競爭故鬼方之三年豐坎之三歲以視於復順則猶未為毒也然則春秋之君臣孰當之鄉曰宋襄公晉荀趙范其當之也齊桓甫卒宋襄將興泓之戰為其討義也鹿上之盟猶謀

不服也曾不踰時身執于孟荀免于薄德義之不修忠猶之不贊而口說是滕以困於緡敗於泓不六載而亡召陵之會十五國君及天子之元老在焉而荀寅責貨於蔡使滅其隣國而弑其君又兇以昭楚之罪樂祁犂之聘獻楊楯於趙鞅范鞅不樂厲言於晉侯以不敬執祁犂曾不十年而晉陽朝歌共為亂梯宗國以失三卿五裂故宋襄之迷復以頤而興戎三晉之拂頤以貴而致盡或四五歳或八九載易誠之至著者也頤而用九則進於坤頤而用六則進於乾六爻皆動則為大過頤之為大過猶乾之為坤也乾坤未用先存其體故又舉頤焉

䷚ 頤之頤

頤貞吉觀頤自求口實

象曰山下有雷頤君子以慎言語節飲食

正曰頤者坤之内體也反而復之則猶頤也不反不復其象不究頤反復二陽亦猶之屯蒙也舉其似乾坤者乾坤五變而與六象對合故乾有姤同人履小畜大有夬其反復也有復師謙豫比剝言一變五變均得六象之可以互取也頤之正卦一變六象有剝損賁噬嗑益復其反卦五變六象有夬咸困井恒姤於是皆用之謂其各有諸變不偕舉也舉其兩端以引其緒其不主於五爻皆變而占不變者亦猶之乾乾坤坤也

頤之夬 初七六二六三六四六五上六

五爻皆動以頤卦合夬象為義

頤貞吉觀頤自求口實

夬揚于王庭孚號有厲告自邑不利即戎利有攸往

正曰頤之揚庭非為身也頤之告邑非為家也頤之即戎不為功也施禄及下而已不居德以善養人而不自為仁雖有慎節者亦若此而已然且有疑焉何也曰皆非中德也五爻皆動二凶而三吉與其多吉而少凶不如不凶也季孫行父獻濟西之田於齊以相宣公而卒能郤邾僕之貨䰟獻子頤通貨於諸侯而卒能辭梗陽人之賂其養頤也不如其養正之決也則亦與正而已書曰爾克敬典終有辭於永世是頤之孚揚者也

頤之咸二八初九三六四六五六上九五爻皆動以頤彖合咸彖為義

頤貞吉觀頤自求口實

咸亨利貞取女吉

正曰頤之咸以輔頰感人與咸其輔頰何以異乎公孫歸父會齊侯于穀與晏子語而言魯樂晏桓子謂高宣子曰子家其亡乎未喪土而懷懷必貪貪則謀人謀人則衆爭之不亡何待夫樂土情也而不可以告人人固有施其田邑與人者郤至與周爭鄇田王命單劉訟諸晉郤至曰温吾故也故不敢失單劉曰昔周克商使諸侯撫封蘇忿生以温爲司寇蘇氏即狄乃奔於衛襄王勞文公而賜之温狐氏陽氏先處之若治其故則王官之邑也於是郤至死以爭郤至則可謂頤之咸者矣詩曰

莠言自口

頤之困　三八初九二六四六五六上九

五爻皆動以頤彖合困彖爲義

順貞吉觀順自求口實

困亨貞大人吉无咎有言不信

正曰順之困則有漏言者矣不則失辭為大人者守其貞吉而已文公六年晉殺其大夫陽處父狐射姑出奔狄穀梁傲曰君漏言也上泄則下闇下闇則上聾晉侯將與狄戰使狐射姑為將軍趙盾佐之陽處父曰不可古者使臣使仁者佐賢者不使賢者佐仁者今趙盾仁射姑賢其不可乎襄公諸謂射姑曰吾始使盾佐女今女佐盾矣射姑知其處父也使人殺處父故士造辟而言詭辭而出曰用我則可不用則死亂其德楚子使薳子馮為令尹訪於申叔豫叔豫曰國多寵而王弱國不可為也遂以疾辭方暑闕地下冰而牀焉重繭衣裘鮮食而寢王使醫視之曰瘠則甚矣血氣未動乃

使子南為令尹明年令尹子南寵觀起未益祿而多馬楚人患之王將討焉三泣棄疾棄疾不告其父收其父尸縊而死復使薳子馮為令尹令尹之寵八人如觀起也它日朝遇申叔豫與言弗應從之入於人中又從之遂歸退朝見之曰子三困我於朝何疾我也對曰觀起之事吾懼不免也薳子懼自御而歸不能當道辭八人王乃安之夫楚之君臣父子亦有懲於陽處父之言乎何其毖也如申叔豫則可謂大人矣詩曰匪言不能胡斯畏忌申叔豫之謂也

頤之井 四八初九六二六三六五上九

五爻皆動以頤彖合井彖為義

頤貞吉觀頤自求口實

井改邑不改井无喪无得往來井井汔至亦未繘井羸

其瓶凶

正曰順之井往來汔至未有實也繘井羸瓶難為求也夫以利祿為豢而奔走從之非狂必愚王步有改道德如故以其咽吭懸於鬲釜則敗矣鄭祭足亦智者也鄭公子忽之敗北戎齊侯將妻之祭仲勸鄭忽曰必取之君多內寵子无大援恐不立三公子皆君也鄭忽不從其後子突子亹子儀遞為君也世之智祭仲者則是為口實矣祭仲寵於莊公不勸莊公早樹正嫡而夷猶其間及公没巳立昭公又為宋人所執出昭公忽而立厲公突以雍糾之難又逐厲公突而召昭公忽也卒之身没厲公復入昭公復奔五六年三出三入井故猶在也而瓶屢毀矣夫以其口實輕許宋人又以其口實成於三君天下之不節慎者死祭仲若也詩曰無易繇言無曰茍矣莫捫朕舌言不可逝矣祭仲

之謂也

頤之恒五八初九二六三六四六上九

五爻皆動以順彖合恒彖爲義

順貞吉觀頤自求口實

恒亨无咎利貞利有攸往

正曰頤之恒則猶未失常也亦爲利禄動矣而反之以禮如田於藥物而思芻豢也鞌之捷晉侯使鞏朔獻齊捷於周王弗見使單襄公辭焉曰蠻夷戎狄不式王命淫湎毀常王命伐之則有獻捷王親勞之所以懲不敬勸有功也兄弟甥舅侵敗王略王命伐之告事而已不獻其功所以敬親戚禁淫慝也今叔父有功於齊不使命卿鎮撫王室而鞏伯實來其敢廢舊典以忝叔父且齊甥舅之國

太師之後也寧亦淫從其欲以怒叔父亦豈不可諫誨士莊伯不能對也王禮之如侯伯克敵降於卿一等如定王則可謂知恒矣成公十三年公如京師叔孫僑如欲王之饗之也請先使王知而薄之以行人之禮禮焉孟獻子從公王以為介敬而厚貺簡王亦可謂知恒矣如鞏伯宣伯則所謂頤者也口實而已

頤之姤　初九六二六三六四六五上七五爻皆動以頤卦合姤彖為義

頤貞吉觀頤自求口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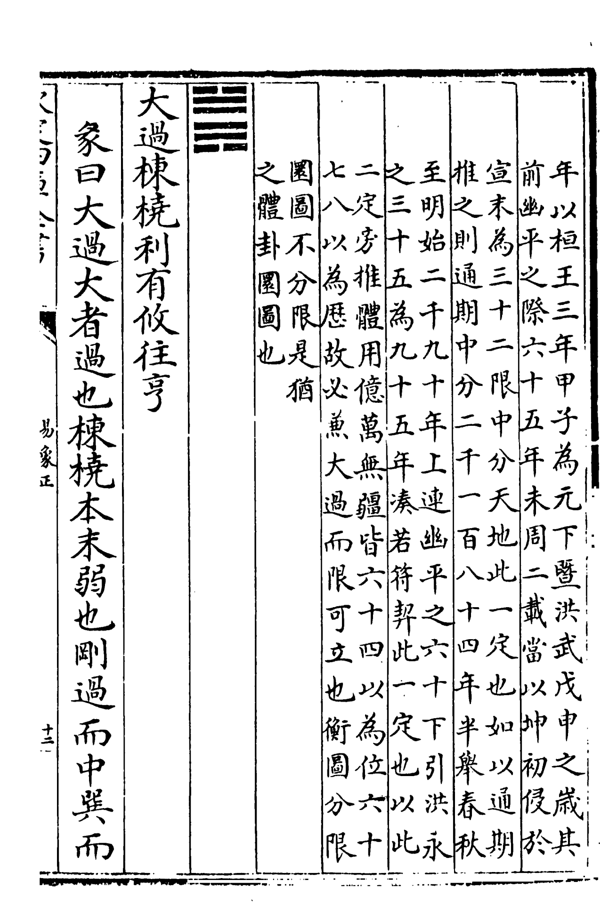
姤女壯勿用取女

正曰頤之姤猶有所遇之也何遇之勿遇毒而已楚師入陳蠻夏徵舒因縣陳陳侯在晉申叔時使

于齊復命而退莊王使人讓其不賀申叔時曰猶可辭乎王曰可申叔時云諺曰牽牛以蹊人田而奪之牛蹊則有罪奪牛過矣諸侯伐陳討有罪也從而縣之貪其富也以討召諸侯而以貪自歸毋乃不可乎王遂命反之曰吾儕小人所謂取諸懷而與之也方是時莊王欲納夏姬申公巫臣曰不可君召諸侯以討罪也今納夏姬貪其色也貪色謂淫淫為大罰明德慎罰文王所以造周也莊王乃止及巫臣之自取之也子反請錮之共王曰止其自為謀則過矣其為先君謀則忠忠社稷之固也夫亦知口實女壯之義者乎故㓨之姤猶遇食而知毒也得其所以慎節則亦可以施命矣

凡卦皆兩卦自分一限是㓨反復則亦兩卦矣而不自為限何也曰是用卦之例存體卦之實也用卦之象七十二則乾坤㓨大過坎離中孚小過有八體卦南北分之為九八之例體卦之實六十四

則乾坤頤大過坎離中孚小過只八正卦合其反對為八八之實不分九八之卦則无以盡其用不合八八之卦則无以明其體故自乾乾坤坤以來即以七十二卦為序而仍以六十四卦為實然則序實不齊歷年無定自屯蒙一際十二卦可以按象鉤索過乾乾坤坤頤頤大過大過則六十八年之歷反包為四卦之限而四卦之限只得六十八年之歷何也曰易者象也象者想而得之也天地之年運无窮而易象之周數有定其不定者惟體數用數體用相兼之數三者取而裁之耳春秋以前文獻不足春秋以後世譜足徵周幽王已未元年至庚申即位宣幽之際法得以已未入歷至庚午為十二年平王辛未東遷至春秋已未為四十八年合為六十年又三年平王崩桓王立自春秋至元祚告終二千九十年以易體卦積之得體卦歲實之數三十有一實歷二千八十五年合退五



年以桓王三年甲子為元下暨洪武戊申之歲其前幽平之際六十五年未周二載當以坤初侵於宣末為三十二限中分天地此一定也如以通期推之則通期中分二千一百八十四年半舉春秋至明始二千九十年上逮幽平之六十下引洪永之三十五為九十五年湊若符契此一定也以此二定旁推體用億萬無疆皆六十四以為位六十七八以為歷故必兼大過而限可立也衡圖分限圜圖不分限是猶之體卦圜圖也

大過棟橈利有攸往亨

象曰大過大者過也棟橈本末弱也剛過而中巽而

說行利有攸往乃亨大過之時大矣哉

象曰澤滅木大過君子以獨立不懼遯世无悶

正曰棟已橈矣而利攸往何也曰是君臣任事而邊圉多故上下相持不足驚也且是象也順內而說外中壯而不脫以重賞而民輕死以重討而民輕罰其亦有矯時之事耶何委柄之重耶古之為室者必豐其基鎮其甍輕其塗而堅其棟不輕其塗而堅其棟則是日動而往也齊桓公之任仲父一則曰仲父再則曰仲父或詷之曰吾之得仲父已重矣死復重於仲父者詩曰維此惠君民人所瞻秉心宣猶考慎其相言棟之隆橈不可不審也故不懼无悶大過之象也時數之來或涸或盈植根恃深自知不傾去搖與貪為大棟貞及其究也為慎言語節飲食

初六大過之夬

大過棟橈利有攸往亨

夬揚於王庭孚號有厲告自邑不利即戎利有攸往

藉用白茅旡咎

象曰藉用白茅柔在下也

正曰是猶之作書契者乎其始慎則其悔也少矣揚庭之厲所以致慎也古之考慎者三選而後用之澤宫之教饗射之命其號厲之也至矣然且本於里閭稽于族黨以致其察故告邑之與揚庭不相戾也詩曰攸介攸止烝我髦士又曰髦士奉璋奉璋峩峩言道之貴始進也始進慎則其要宿亦

无所不慎矣夫以為可用而用之太過進之太驟猶以蕭縮酒也子曰苟錯諸地而可矣藉之用茅何咎之有夫茅之為物薄而用可重也慎斯術也以往其无所失矣夫是亦有作書契之意者乎

九二 大過之咸

大過棟橈利有攸往亨

咸亨利貞取女吉

枯楊生梯老夫得其女妻无不利

象曰老夫女妻過以相與也

正曰咸之取女以得女妻而謂之老夫何也大過而咸者也時已過矣而後感生焉詩曰終其永懷

又窘陰雨其車既載乃棄爾輔載輸爾載將伯助予輸載而將伯則亦未為晚也老夫而女妻則亦未為遠也夫當棟橈之時以求一材之用非虛以受人而能之予洪範曰人之有能有為使羞其行而邦其昌詩曰雖無好友式燕且喜是之謂也

九三大過之困

大過棟橈利有攸往亨

困亨貞大人吉无咎有言不信

棟橈凶

象曰棟橈之凶不可以有輔也

正曰棟橈利往速改之矣困則无以動也无以動則无以信也魯人有言棟其可移乎又曰吾不難為戮養吾棟也棟已橈矣而猶養之其崩壓幾何飫之歌曰天之所支不可壞也天之所壞亦不可支也重任在於上委折在於下如風之搖搖聖人不能為謀則是之謂也

九四　大過之井

大過棟橈利有攸往亨

井改邑不改井无喪无得往來井井汔至亦未繘井羸其瓶凶

棟隆吉有它吝

象曰棟隆之吉不橈乎下也

正曰棟隆之道其當德之地乎德成而不攺備物而惜力不毁人以自成不自毁以它營雖橈則猶可支也晉厲公反自鄢陵侈而多外嬖欲盡去羣大夫而樹其嬖人以胥童夷羊午長魚蟜為卿故殺三郤而尸諸朝長魚蟜以兵刼欒書中行偃將殺之不果乃遂有匠麗氏之戮故棟橈之不可輕與也不能速往而它生其心則羸瓶隨之矣周公謂召公曰我受命無疆惟休亦大惟艱告君乃猷裕我不以後人迷夫周公則可謂先它者矣

九五大過之恒

大過棟橈利有攸往亨

恒亨无咎利貞利有攸往

枯楊生華老婦得其士夫无咎无譽

象曰枯楊生華何可久也老婦士夫亦可醜也

正曰九五而謂之老婦何也咸可以取女恒不可以易夫時巳過矣而安佚是求咸柄失於上寵倖出於下苟偷視陰舍其守龜而晉鄭是依玉步未改而天命去之是其當周之末造乎敬王十年劉卷與萇弘欲城成周告於晉魏獻子許之於是合諸侯之大夫於翟泉南面而襄事衛彪傒以為是三子者必有咎夫咎則不於是始也而譽則未為得也彪傒之咎單子之譽於萇文公則未有處也

上六 大過之始

大過棟橈利有攸往亨

姤女壯勿用取女

過涉滅頂凶无咎

象曰過涉之凶不可咎也

正曰大過而夬夬以去陰故无咎大過而姤姤以遇陰故有凶然而猶之无咎何也聖人之不能違時也或遇而不過或過而猶遇之管叔武庚之事是也夫聖人則亦有過乎曰亦時也不過不濟小毖之頌曰予其懲而毖後患莫予荓蜂自求辛螫大誥曰無毖于恤不可不成乃寧考圖功故殺身而益於君聖人有為之者周公是也其抑夷齊氏之行歟

大過而用六則進於乾大過而用九則進於坤六爻皆動則復於頤大過之為頤猶坤之為乾也體先反復故又舉大過焉

䷛

大過之大過

大過棟橈利有攸往亨

象曰澤滅木大過君子以獨立不懼遯世无悶

正曰大過者乾之內體也反而復之則猶之大過也頤從坤而法坤大過從乾而法乾一爻動者不可再舉則舉其五爻動者以通諸卦之例五爻之有剝損賁噬嗑益復與頤之夬咸困井恒姤遯相射也不得對化而有對化之意焉則各從其體而已

大過之剝 初八九二九三九四九五上六
五爻動以大過彖合剝彖為義

大過棟橈利有攸往亨

剝不利有攸往

正曰大過之剝則剝也時已過矣而又剝之不揺其枝其葉已離襄公十一年春季武子將作三軍告叔孫穆子曰請為三軍各征其軍穆子曰政將及已恐必不能武子固請之穆子曰然則盟諸乃盟諸僖閎詛諸五父之衢遂作三軍三分公室各有其一三子各毀其乘季氏專乘邑入者无征不入者倍之孟氏四分使三為臣若子若弟叔孫氏使盡為臣若是則盟之詛之何也曰恐霸政之徹已也而季氏已汰矣大國之戎索寧盡在公抑寧為其臣若子若弟也異日者享范獻子公臣不能

備三耦故大國之作三軍未為過也作三軍而分三家則過也三軍之分三家未大過也分家私已而戎索歸公則大過也詩曰昬椓靡共潰潰回遹實靖夷我邦是大過之剝之謂也

大過之損　初六二七九三九四九五上六五爻動以大過彖合損彖為義

大過棟橈利有攸往亨

損有孚元吉无咎可貞利有攸往曷之用二簋可用享

正曰大過而損之損其大過者也獨立不懼者夫亦有忿慾乎忿慾君子亦有之也至於大過而消釋盡矣公孫歸父以襄仲寵得於公欲去三桓以張公室與公謀聘於晉藉晉力也既而宣公薨季文子惡歸父言於朝曰使我殺適立庶以失大援者仲也夫臧宣叔怒曰當其時不能治也後之人

何罪予欲去之許請去之歸父襄仲後也還及笙壇帷復命於介既復命袒括髮即位哭三踊而出遂奔齊君子曰君薨家逐而猶不失禮非仁者不能也歸父安得謂仁乎亦可謂无悶而懲窒矣吳季子自衛如晉將宿於戚聞鐘聲焉曰異哉吾聞之也辯而不德必加於戮夫子獲罪以在此懼猶不足而又何樂夫子之在此也猶燕之巢於幕上也君又在殯可以樂乎遂去之文子聞之終身不聽琴瑟孫文子亦可謂大過之損矣然而已晚

大過之賁 初六九二三七九四九五上六

五爻動以大過彖合賁彖為義

大過棟橈利有攸往亨

賁亨小利有攸往

正曰是大過之賁也利往之際而有疑焉君子之定疑在識不在力也在質而不在文然且有文焉以濟其力鄭西宮之亂盜殺鄭之三卿子駟子國子耳刼鄭伯以如北宮子駟子西父也子西聞盜不儆而出尸而追盜臣妾多逃器用多喪子國子產父也子產聞盜為門者庀羣司閉府庫成列而後出兵車十七乘尸而攻盜于北宮遂殺尉止子師僕盜衆死馬子西之質不如子產之文也父死何文謂有識存焉故棟橈而不凶不懼而利往也盤庚曰各長于厥居勉出乃力是則可以任大過之賁者矣

大過之噬嗑 初六九二九三四七九五上六五爻動以大過合噬嗑彖為義

大過棟橈利有攸往亨

噬嗑亨利用獄

正曰大過之噬嗑是有憂患乎曰是獲兩亨又何憂焉晉以羊舌虎之黨欒盈也并囚伯華叔向籍偃或謂叔向曰子離於罪其不知乎叔向曰不猶愈於死亡乎樂王鮒欲為之請叔向不應晉侯問叔向之罪於樂王鮒對曰不棄其親黨或有焉祁奚聞之乘馹而見范宣子宣子乃宥之它日邢侯與雍子爭鄐田久而无成士景伯如楚叔魚攝理叔魚叔向弟也納雍子之女將蔽罪於邢侯邢侯怒殺叔魚雍子於朝宣子問其罪於叔向叔向曰三人同罪施死戮生可也雍子賈賂鮒也鬻獄邢侯專殺一也夏書曰昏墨賊殺臯陶之刑也乃施邢侯而尸雍子叔魚于市仲尼曰叔向古之遺直也治國制刑不隱其親夫非直而欲以獨立明飭豈可得乎詩曰神之聽之好是正直

大過之益 初六九二九三九四五七上六五爻動以大過彖合益彖為義

大過棟橈利有攸往亨

益利有攸往利涉大川

正曰大過之益則利往利涉者也易之以利往利涉而得凶彖者有之矣屯之益曰乘馬班如恒之解曰不恒其德解之恒曰負乘致寇順之益曰拂經居貞是也然未有利三而凶者也子產相鄭伯以如晉晉以魯喪未賓子產使盡壞其館垣而納車馬馬士文伯讓之子產對曰以敝邑褊小介於大國誅求无時是以不敢寧居悉索敝賦以會時事逢執事之不閒未知見時不敢輸幣亦不敢暴露以重敝邑之罪昔文公之為盟主也无觀臺榭以崇諸侯之館諸侯賓至設燎巡宮車馬有所百

官之屬各展其物公不留賓亦无廢事今銅鞮之宮數里而諸侯舍於隷人門不容車不可踰越盜賊公行夭厲不戒賓見無時命不可知若又勿壞何所命之若獲薦幣修垣而行君之惠也趙文子曰信使士文伯謝不敏焉它日韓宣子徼環於鄭商子產弗與子太叔子羽皆請之子產曰吾非偷晉而有二心將終事之是以弗與僑聞君子非無賄之患而無令名之患非不能事大字小之難而以禮定位之難大國之人令於小國而皆獲其求一共一否為罪滋大韓子私買於玉人子產亦弗許也子產則似為大過也而不如是不益獨立不懼子產有焉有過則改韓宣子亦有焉

大過之復 初六九二九三九四九五上六

五爻動以大過彖合復彖為義

大過棟橈利有攸往亨

復亨出入旡疾朋來旡咎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利有攸往

正曰是大過之復也甚矣聖人之仁也君出入必書或伐或會反必書至以為臣子而告云耳且以復於祖廟道未有出而不復者也出而不復則野井乾時之事是也春秋哀昭公之不復曰寜迫於勍敵毋迫於彊臣其書至河乃復者五言季之嚴於晉也辛酉二年少姜致辭而季孫致服一也辛未十有二年莒人愬鄆而季孫使愬二也壬申十有三年季孫已執而景伯見辭三也庚辰二十一年頃公即位有事於鮮虞弗賔四也壬午二十三年為請叔孫舍有疾不果五也夫是皆近於不復亦可以日月而復矣故君子之道貴自強也自強則不撓不撓則旡疾晉之執叔孫舍也使與邾大

夫坐叔孫曰列國之卿當小國之君周制也邾又夷也寡君之命介子服回在請使當之乃不果坐

韓宣子將以叔孫畀邾人叔孫聞之去衆與兵而朝士彌牟謂宣子乃止叔孫舍可謂不撓矣而不能以其復復昭公故國之貴棟也隆撓反復之所終始也大誥曰若考作室既底法厥子乃弗肯堂矧肯構其季孫意如之謂乎

頤二陽之卦從於南政大過二陰之卦從於北政兩卦分行不相從也故頤大過各自反復而成兩際猶乾坤反復先於對化也必以頤用九而坤之用六而乾之大過用九而坤之用六而乾之則例用六而乾之大過用九而坤之用六而乾之則例同於諸卦而不比於乾坤故頤大過者乾坤之藏體也凡乾坤分列南北其從坤左旋者屯需師小畜泰同人謙隨臨噬嗑剝无妄頤坎十五卦而已加未濟以為十六得體卦歷年一千七十六年餘

二百十九日還未周二卦纔九百四十二年餘九日凡數運則每際十八卦四際為七十二卦數體則每際十六卦四際六十四其或以六十八年從周幽起歷或以六十七年從周桓起歷皆三十二卦中分天地二千一百八十四年其以七十二用函六十四體及以六十四體行七十二卦者各二千四百二十二年餘百餘日而中分天地約於二千一百八十四年之外尚加二百三十八年蓋自洪永之際以追桓平之前通舉成數為體用歷年之例也其用卦自相經者積歲六千一百三十二年中分三千六十六與體用兼行之數又差六百四十四歲本於衡圖與圜圖參觀不可一端盡也凡卦入於體數則反復雖生艱虞運起矣泰否隨蠱㒸猶之一運也改姓易物則已矣自乾坤立端坎離殿亂水火之氣浹於天地中孚小過為坎離之變體頤大過為乾坤之隱䰟二卦反復周百三

十五年賊在於内而畢見於外元和二年乙酉初入於順又四年戊子章帝崩和帝立永元元年竇憲大破匈奴又明年以封事殺樂恢寖成折鳥既以鄭衆誅竇憲而權歸内侍乙巳和帝崩殤帝立襁褓在御魚軒稱制幸有清河孤續前緒而王聖江樊煽動。中外閻顯繼之廢嫡擁少卒使濟陰之復出於十九黄門易稱拂順貞凶十年弗用豈謂此予宋娥之封襲於王聖而宦官世爵别為新條於是羌戎四起兵革頻仍雖嚴藪搜賢廟廊式序而外戚大閻操持其間振鷺厲集安能其為儀乎永嘉本初喪二冲主長君不立而跋扈者自利王莽弑君之毒至梁冀再見六十八年之間六易其主建武之烈雖未盡除而真臟發泠顛危見矣雜卦傳曰頤養正也大過顛也以養正之時不用仁賢扶持其間至於顛覆僵蹷不悟亦可哀矣詩曰終其永懷又窘陰雨是之謂也

以上反復一十四卦皆不合對化自為一際雖乾坤在春秋之前而幽元起坤以六十八年為限其不包對化義可知也今順大過反復四卦共為一限而限中指實如和殤安順沖質六朝閻顯梁冀縱橫暴戾猶未有如桓靈之甚者自戊子章帝崩和帝立至丁亥桓帝立壬辰元嘉以上當為順限元嘉以下當為大過限也曰象正自當以易為主易只有六十四卦中分三十二再加四體卦為三十六自當依限推除得其巔末不得以衍數之年掩實歷之體也然則前圖體用相函及用數實歷之法何所置之曰舉其定數以觀前後際郤桓進幽推洪入永來於春秋以究其歷體用衡環不相悖也

然則順大過之共治亦猶屯蒙睽革之共治歟曰然然則屯蒙睽革一反一對左右分治而順順大

過大過相次共治何也曰是猶之乾坤也先其反復後其對化者如曰頤大過大過頤則易當曰屯鼎蒙革也易初不曰屯鼎蒙革則後不得曰頤大過大過頤矣左右分行而後對化義見也然則易始於八卦錯綜遞相加也以成六十四何取於乾坤八體而又反之復之左右分行曰乾坤成列而易立乎其中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成列設位則非僅錯之綜之已也故乾坤分於南北屯蒙需訟上下衡行頤頤大過大過坎坎離離各分南北此易之正體聖人以天道之行二年之間一南一北故舉而合次之曰屯蒙需訟頤大過坎離也又以晝夜之辰各十有二因其本爻一反一復屯蒙需訟自以而兩復而得四名頤頤大過大過自以兩名而還兩體如以左右分行則對化之義俱起矣然則六十四卦之左右上下不得對化何也曰是體也非運也非運則是歷年之推行之何也曰是歷年

者盡於二千一百八十四中於二千四百二十二終於三千六十六皆舉其半數未究全業究其全業則對化反復備見之矣曰見對化則不見反復見反復則不見對化而曰備見之何也曰着爻兩卦歲爻十二月日爻十二時故爻之爻之故互治圖之故分行分行則左右據半爻治則一限合取是其義也

䷜

習坎有孚維心亨行有尚

彖曰習坎重險也水流而不盈行險而不失其信維心亨乃以剛中也行有尚往有功也天險不可升也

地險山川丘陵也王公設險以守其國險之時用大矣哉

象曰水洊至習坎君子以常德行習教事

正曰水至而坎見焉習坎洊至之水也見習坎而知水之洊至故心者行之表也教者德之蹠也德行有常教事有經過化而天下信之故水者天地之大用也頋交於坤以生月光弦魄受之應於潮汐一月之潮子午重習差而平之分於卯酉究於巳亥故陰德者洊至之道也天地之有陰德鬼神所秉以為出入也先世之王者皆有陰德嫘娥姚姒姬子姜姞皆是也陰德所漸必非一世及其浸淫一決而敗宫辰曰昔鄢之亡也繇仲任鄅繇叔妘密須繇伯姞畘繇鄭姬息繇陳嬀鄧繇楚曼羅

緜季姬廬緜荆嬀夫豈無險以徳行之不常教事之不習故心蕩而行不可尚也般之頌曰允猶翕河敷天之下裒時之對河習而翕翕而允順徳所聚天下信之大雅曰成王之孚下土之式蓋謂是也然則是非飛鳥孚曰猶之飛鳥也陽質平流習之以時是為教徳不失其事及其究也以繼明照四方

初六坎之節

習坎有孚維心亨行有尚

節亨苦節不可貞

習坎入于坎窞凶

象曰習坎入坎失道凶也

正曰節可為也險而多節不可為也君子信心而行不以為名懸溜之出山汞阬之赴海磅礴相激非其好也因勢自然有性存焉坎以畜之窞以居之出入宣閎而非其恒性故德有常性道无奇節閭里之行入於賢域傳曰既不好不能為既習坎入坎非既而何雖然苦而險未至於既也其自守也固其孚人也素

九二坎之比

習坎有孚維心亨行有尚

比吉原筮元永貞无咎不寧方來後夫凶

坎有險求小得

象曰求小得未出中也

正曰維心而原筮雖有厲戒未為害也何也水比於地者也險伏於地求之有獲溝澮畎洫則必於此也世皆有用智而敗者矣君子之智也不恃其巧而恃其信方來後凶君子亦未之或知也曰各有所合不悖於大順焉爾矣故筮者卜度之事也心者獨行之務也斷而從巳疑而從衆未為失也詩曰國雖靡止或聖或否民雖靡膴或哲或謀或肅或乂如彼泉流無淪胥以敗求則得之夫何遠之有

六三坎之井

習坎有孚維心亨行有尚

井改邑不改井旡喪旡得往來井井汔至亦未繘井羸其瓶凶

來之坎坎險且枕入于坎窞勿用

象曰來之坎坎終旡功也

正曰險者坎也枕者井也以自濟則莫為之引以濟人則莫為之綆以德與位則旡可自見也其絶焦中徒狄之行鮲君子之智不足以止險才不足以樂變而恃其信以圖功卒旡所尚者何也用已而不用人之過也不用已而用人其為道也尚可以濟詩曰泂酌彼行潦挹彼注兹可以餴饎行潦

且爾又況於坎井者乎

六四　坎之困

習坎有孚維心亨行有尚

困亨貞大人吉无咎有言不信

樽酒簋貳用缶納約自牖終无咎

象曰樽酒簋貳剛柔際也

正曰心之尚於言也有進於行者矣心者行之本也鍾鼓玉帛去心不節醇醴羔豚移心不食困而後心通焉樽簋貳缶困者之事也納約自牖小人之務也然且大人繇之何也謂其遠於言也遠於

言則近於誠君奭曰偶王在亶棠棣之詩曰是究是圖亶其然乎故曰困德之辯也不辯於誠而辯於言雖有納約勿信之矣抑戒之詩曰其維哲人告之話言順德之行其維愚人覆謂我僭民各有心舍心而言何為乎

九五 坎之師

習坎有孚維心亨行有尚

師貞丈人吉无咎

坎不盈祇既平无咎

象曰坎不盈中未大也

正曰坎不盈在地中也祗既平行以貞也水溢踰坎而後咎生焉不盈不平而後涸及之詩曰觱沸檻泉維其深矣蓋言盈也又曰泉之竭矣不云自中言未平也不盈既平何咎之有君子之教德也容畜爲大容畜而後教有所施洪範曰凡厥正人既富方穀汝弗能使有好于而家時人斯其辜故知容畜之義者可以衆出坎矣

上六坎之渙正變象

習坎有孚維心亨行有尚

渙亨王假有廟利涉大川利貞

係用徽纆寘于叢棘三歲不得凶

象曰上六失道凶三歲也

正曰坎而涣假廟涉川何凶之有乎曰其德絀於才其才絀於位才位俱絀而欲以文事飾武功此不罹於王者之法則入於武人之網矣故時險而衆散孤立而无輔内有阻坎前有大川聖人之所憂也節之入坎困之先咎是皆重川也而凶吉殊道或濟或否夫亦其位而已惜乎涣之無位也涣處上而散盈而不平以衣袽之木託於方溢之水詩曰汎彼柏舟亦汎其流耿耿不寐如有隱憂習坎之涣之謂也

坎而用六則進於乾坎而用九則進於坤六爻皆動則復於離坎之爲離猶順之爲大過也體有反復故又舉坎焉

☵☵ 坎之坎

習坎有孚維心亨行有尚

象曰水洊至習坎君子以常德行習教事

正曰坎者坤之正交也坤之二五交於乾乾之二五亦交於坤反復皆坎也坎以二陽係於正南亦猶順之從坤也體有再見辭不更設故復舉五爻之動旅大有噬嗑賁同人豐以繫其下焉

坎之旅 初八二九六三六四九五上六

五爻動以坎彖合旅彖為義

習坎有孚維心亨行有尚

旅小亨旅貞吉

正曰坎之旅是雖不動也而猶有坎窞焉得而先谷而卒以凶是勞瘁之卦也詩曰漸漸之石維其高矣山川悠遠維其勞矣春秋末年諸侯之役於晉楚不可避也晉猶曰華楚則夷也蜀之役匱盟於楚方其來也王卒盡行御戎輅馬蔡景公為左許靈公為右君子謂之失位謂其乘楚車也然而兩公皆幼強冠之是猶之旅也遇淖焉耳厥貉之役鄭陳皆從將以伐宋宋人逆之以田于孟諸以鄭伯為左孟宋公為右孟孟者何也昔所以執襄公也因以為名君子以為辱是亦猶之旅也遇暴客焉耳君子之行維心以貞雖瘁不敗詩曰嘅其歎矣遇人之艱難矣

坎之大有 初六二七六三六四九五上六

五爻動以坎彖合大有彖為義

習坎有孚維心亨行有尚

大有元亨

正曰坎何大有之有雨則不日日則不雨而以坎取大有匿景焉耳霸者之為義也維秦穆公爭楚人滅江穆公為之降服出次不舉者過數矣曰同盟見滅不能救也可無慶乎是猶之重寒而晧炎日也轅濤塗之誤齊師未及於大澤而齊人執之君子曰已亟然如召陵之師不亦坎之大有乎惜乎其滅江黄而不能救也是秦穆之所代恧也詩曰噎噎其陰虺虺其雷是非大彰闡之候也

坎之噬嗑初六九二三八六四九五上六五爻動以坎彖合噬嗑彖為義

習坎有孚維心亨行有尚

噬嗑亨利用獄

正曰坎之嗌嗑夫豈求合者乎吾不失吾法而已晉荀罃之獲於楚有鄭賈者載諸將夾於褚以出不可及免於穀臣連尹乃歸楚子送之曰子其怨我乎對曰二國治戎臣不才以為俘馘執事不以釁鼓誰敢怨然則德我乎對曰二國圖其社稷求紓其民兩釋纍囚以成其好誰敢德然則子歸何以報我罃又不謝王固問之曰以君之靈歸骨於晉寡君為戮死且不朽即邀君惠賜君之外臣首歸戮於宗亦死不朽若不獲命使嗣宗職帥偏師修封疆其竭力致死無有二心所以報也王禮而歸之甚矣荀罃之言似重耳也夫荀罃豈以求合者乎亦維心亨而已坎勞其心以麗於法明夷之獲出惠益之勿問皆是也亦何畏之有

坎之賁　初六九二六三四八九九五上六

五爻動以坎彖合賁卦彖為義

習坎有孚維心亨行有尚

正曰坎之賁何往乎君子之行遇坎而止山坎俱險也水火相薄何之乎曰以中德輩其末勉從之耳鞍之戰逄丑父為齊侯右韓厥逐之將及華泉驂絓而止丑父與公易位寢於轏中韓厥以為齊侯也縶而禮之丑父使公取水乃御佐車而免及獻則丑父在郤獻子將戮之呼曰自今以往勿代其君任患矣乃宥之丑父之代乃為國呼其呼非為圖免也然且有孚利往君子以為齊侯不宜近丑父丑父以是辱國過矣謂其道未大焉耳解揚之致晉師不貳其辭奮揚之免王子建乃復君命是皆未至於大人也而其心有尚行亦有尚書曰宅心知訓又曰各設中於乃心雖以之折獄可也

賁亨小利有攸往

坎之同人 初六九二六三六四五七上六 五爻動以坎彖合同人彖爲義

習坎有孚維心亨行有尚

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利君子貞

正曰坎之五爻六卦其善者獨同人而已同人而出險則於野同人而守險則於國然而國不如心之固也晉欒書救鄭與楚師遇於繞角楚師還晉遂侵蔡楚以申息之師救蔡遇諸桑隊趙同趙括欲戰欒武子將許之荀首范燮韓厥諫曰不可吾來救鄭楚師去我吾遂及于此是遷戮也戮而不已又怒楚師戰必不克雖克不令全師以出而敗楚之二縣何榮之有若不能敗為辱已甚不如還也乃遂還于是軍帥之欲戰者衆或謂欒武子曰聖人與衆同欲是以濟事子之佐十一人其不欲

戰者三人而已商書曰三人占從二人衆故也武子曰善均從衆夫善衆之主也三卿爲主可謂衆矣從之不亦可乎是則坎之同人者也

坎之豐初六九二六三六四九五上八五爻皆動以坎彖合豐彖爲義

習坎有孚維心亨行有尚

豐亨王假之勿憂宜日中

正曰坎之豐何憂乎鄭渡於晉楚戲之盟乃遂服晉晉士弱爲載書曰自今日以後鄭國而不惟晉是聽或異志者有如此盟公子騑趨進曰天毗鄭國使介二大國之間大國不加德音而亂以要之使其鬼神人民不獲歆享夫婦埶隘无所底告自今日既盟以後鄭國而不惟有禮與彊可以庇民

者是聽而敢有異志者亦如之荀偃曰改載書公孫舍之曰昭大神要言焉若可改亦可叛也知武子謂獻子曰我實不德而要人以盟豈禮也哉非禮何以主盟姑盟而退故言不若行之遠也行不若心之固也心不若禮之顯也書曰以義制事以禮制心雖折獄致刑亦繇是也

坎坎之不自立限亦猶之頤頤也頤兼大過而體用備坎坎離離而正變見體用備正變見故數二八者以之二八數二九者以之二九四際八九得相通也四際八九之相通何也謂十六其七十五與十八其六十七皆得一千二百一十一也一千二百一十一參之為十歲之歷而繇二十三伍之為六千五十五而繇七十六與體用之統數會故天地之數相得而各有合也然則不包正變自乾坤至坎離僅十有五限不及十六限而聖人以之分際何也曰卦皆有其用與其體用不掩體易

之四千三百六十九年用也其四千九十六年體也以常期之數三百六十為一週之限六十八年九十六日以十五乘之得一千二十四歲四際之週統得四千九十六歲是易象之所從始也繇是而推六十限而得四千九十六餘四限二百七十三年二十四日故聖人立限不至十六而交下經足包體用以起正變亦其泝義也

䷝

離利貞亨畜牝牛吉

彖曰離麗也日月麗乎天百穀草木麗乎土重明以麗乎正乃化成天下柔麗乎中正故亨是以畜牝牛

吉也

象曰明兩作離大人以繼明照于四方

正曰重明乃柔柔而中正日月以行風雨以時故曰明時無刑焉蘊隆燥烈昏主之事也寛裕敦和明王之治也康誥曰宏于天若徳裕乃身又曰乃繇裕民惟文王之敬忌乃裕民又曰裕乃以民寜故柔麗乎中正其當成康之際乎坤離兩卝帝王所以前民用也用明而剛則其傷物者多矣頌曰維清緝熙文王之典肇禋迄用有成夫非敬忌以為清明何取乎故繼明四照明兩之象也君子天縱亦藉學問日月之行亦師厥常及其究也以常徳行習教事

初九離之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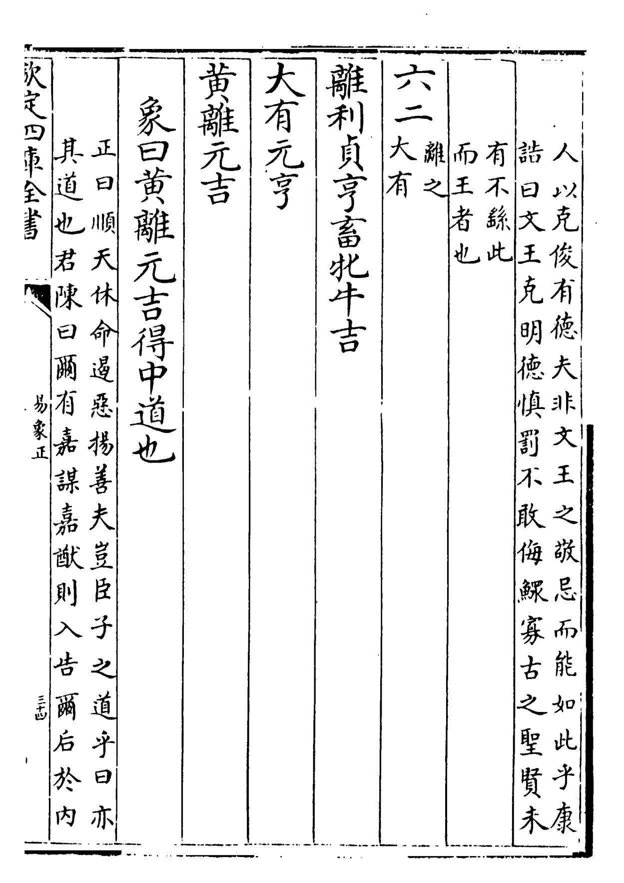
離利貞吉畜牝牛吉

旅小亨旅貞吉

履錯然敬之无咎

象曰履錯之敬以辟咎也

正曰履錯然旅也以敬承之知其非旅也天下之可以旅處者能幾乎武王至於黃陵之坂幭解而自結之周公所親執贄而見者七十二人故履錯之敬非為辟咎也賓尸壇主无處而無有也立政曰立政任人準夫牧作三事虎賁綴衣趣馬小尹左右攜僕百司庶府大都小伯藝人表臣百司太史尹伯庶常吉士司徒司馬司空亞旅夷微盧烝三亳阪尹文王惟克厥宅心乃克立茲常事司牧



人以克俊有德夫非文王之敬忌而能如此乎康誥曰文王克明德慎罰不敢侮鰥寡古之聖賢未有不繇此而王者也

六二 離之大有

離利貞亨畜牝牛吉

大有元亨

黄離元吉

象曰黄離元吉得中道也

正曰順天休命遏惡揚善夫豈臣子之道乎曰亦其道也君陳曰爾有嘉謀嘉猷則入告爾后於内

爾乃順之于外曰斯謀斯猷惟我后之德嗚呼臣人咸若時惟良顯哉故大有天下之至大也黄離天下之至順也順而明以得元吉何愧焉烝民之詩曰邦國若否仲山甫明之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夙夜匪解以事一人故黄離之吉仲山甫有焉

九三　離之噬嗑

離利貞畜牝牛吉

噬嗑亨利用獄

日昃之離不鼓缶而歌則大耋之嗟凶

象曰日昃之離何可久也

正曰後明將繼矣而大耋之嗟何也言夫救時之難也禮樂之用百年刑威之用不百日以百日之威救百年之澤猶續膏以燎接木以鋸也故鼓缶不足為樂而樂及之大耋不足為悲而悲及之以噬嗑而救黄離故日月未息而天地已閉詩曰有兎爰爰雉離于羅我生之初尚無為我生之後逢此百罹是則離而噬嗑之謂也

九四 離之賁

離利貞亨畜牝牛吉

賁亨小利有攸往

突如其來如焚如死如棄如

象曰突如其來如无所容也

正曰是亦錯然之履也而凶如此何也自以其明而敢於折獄既患奔賁莫之敢止其卻至子常之行乎其抑晉厲楚靈之行耶君子守貿以文其身致柔以和其人敬之又敬若无所容其禝興故怨惡消而陵侮不至也頌曰敬之敬之天維顯思命不易哉以繼明之時而無緝熙之學風雨飄搖既患遝至其不離于五如之災則亦鮮矣

六五

離之同人

離利貞亨畜牝牛吉

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利君子貞

出涕沱若戚嗟若吉

象曰六五之吉離王公也

正曰離之同人出涕戚嗟何其柔也其猶不逺於情乎古之聖人自大事而外无有致嗟者有之曰刑也兵也火交於金液出而悲兩兵相交哀者必勝湯禹之見罪人也皆下車而泣之保衡曰予弗克俾厥后惟堯舜其心愧恥若撻于市一夫不獲則曰時予之辜古之致其悲戚也如此夫以有位為樂以𢿢殺搏鷙之可以愉快者其視湯禹賢乎哉故離之同人涕沱獲吉非有保位之情者也曰致其哀敬云耳詩曰倬彼雲漢昭回于天王曰何辜今之人是之謂也

上九離之豐

離利貞亨畜牝牛吉

豐亨王假之勿憂宜日中

王用出征有嘉折首獲匪其醜无咎

象曰王用出征以正邦也

正曰離動於上遠而明遠用行師明則有功豐尚功者也務遠而尚功君子之所憂也然且不憂之者明本於内則道格於上故失其文德洽此四國王者之道也順彼長道屈此羣醜侯伯之務也執訊連連攸馘安安仁人之致也征伐玁狁蠻荊來威元老之猷也有是四者以用出征故鼓缶不歌日昃不嗟處於咎憂之中而卒以受祉者江漢常武之詩是也

離而用六則進於乾離而用九則進於坤九六咸用則復於坎離之為坎猶大過之為頤也體有反復故復舉離焉

離之離

☲☲

離利貞亨畜牝牛吉

象曰明兩作離大人以繼明照于四方

正曰離者乾之正交也乾之二五交於坤坤之二五亦交於乾反復皆離也離以二陰繫於北政亦猶大過之從乾也體有再見辭不更設故亦舍象而存象舍爻而命五復舉節比井困師渙以通諸例焉

離之節初七六二九三九九四六五上九

五爻皆動以離彖合節彖為義

離利貞亨畜牝牛吉

節亨苦節不可貞

正曰離之節何為乎夫亦其時也不得已而麗之不得已而守之衛甯殖與孫林父逐衛侯而立公孫剽甯殖病將死召其子喜委過於孫氏及喜為大夫將逐剽而迎獻公獻公請盟喜曰无所用盟使公子鱄約之子鱄辭公固請之鱄乃約甯喜及公入而殺甯喜也公子鱄挈妻子去之濟於河謂妻子曰苟有履衛地食衛粟者昧雉是視或曰託於木門終身不鄉衛國而坐甚矣子鱄之貞也貞而苦夫不獲已也以其過則不如曹子臧晉侯之執曹伯諸侯將見臧于王而立之子臧曰志有

之聖達節次守節下不失節為君非吾節也遂逃於宋及曹伯歸為反子臧而歸也子臧盡致其邑與其卿而不出夫以聖人之意謂鱄臧不如叔肸之正也乎何其隱於經耶

離之比初九八二九三九四六五上九五爻皆動以離彖合比彖為義

離利貞亨畜牝牛吉

比吉原筮元永貞无咎不寧方來後夫凶

正曰離之比是亦戎事也而猶有所託謂其順也邲之戰晉師救鄭不及荀林父欲還隨武子曰善會聞用師觀釁而動德刑政事典禮不易不可敵也先縠曰晉所以霸師武臣力也今失諸侯不可謂力有敵不從不可謂武繇我失霸不如死遂從楚師楚敗輚而北及於敖鄗之間趙括與趙同從

彘子趙旃魏錡助之遂薄楚師大敗於邲隨季以殿得歸楚之大夫請収晉尸以為京觀楚子曰非爾所知也夫武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衆豐財者也今我無一焉何以示子孫其為先君宫告成事而已是役也可以稱師然而晉為主則晉比也林父不比於隨會而比於先縠春秋書林父帥師及其殺先縠也不去先縠之官夫亦謂原筮善懲其後者乎

離之井初九六二三七九四六五上九五爻皆動以離彖合井彖為義

離利貞亨畜牝牛吉

井改邑不改井无喪无得往來井井汔至亦未繘井羸其瓶凶

正曰離之井夫猶有未明者乎明於已不明於人則猶之昧已也以為先喪而喪者至矣季康子欲伐邾問於子服景伯景伯曰禹合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今其存者无數十焉惟大不字小小不事大也魯德如邾而以衆加之其可乎季孫不懌而出秋伐邾及范門猶聞鍾聲茅成子請告於吳不聽師遂入邾晝夜掠以邾子益來獻於亳社茅夷鴻以束帛乘韋自請救於吳明年吳伐武城克東陽而進遂次于泗上景伯負載與盟于萊門而還君子曰楚人圍宋易子而食析骸而爨猶无城下之盟晉師從齊致賂不可國佐請曰若不見許請合餘燼背城借一乃盟于袁婁今魯未及虧而為城下之盟汔至羸瓶其毋謂此乎

離之困 初九六二九三七四六五上九

五爻皆動以離彖合困彖為義

離利貞畜牝牛吉

困亨貞大人吉无咎有言不信

正曰離之困亦不足困矣不信羣言而守其貞則猶之離也侯犯之叛於郈魯人恤之於是議墮三都叔孫州仇帥師墮郈則既墮郈矣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墮費則未墮費也申句須樂頎能墮費則公山弗扭不敢召夫子公山弗扭敢召夫子則是申須樂頎未能墮費也墮之然亦已困至於郈而疲矣雖疲然且不失志曰制國不過千乘都城不過百雉家富不過百乘故家不藏甲邑无百雉之城所謂制也郈雖不墮而墮郈之信已信於天下矣殷書曰齊乃位度乃口其是以為不困之明者乎

離之師 初九六二九三九四五八上九

五爻皆動以離彖合師彖為義

離利貞亨畜牝牛吉

師貞丈人吉无咎

正曰離之師日晉於上水火交於下是可以征伐矣晉文公伐楚楚子入居於申使申叔去穀子玉去宋曰无從晉師晉侯在外十九年矣情偽盡知之矣軍志曰允當則歸又曰知難而退又曰有德不可敵三者晉之謂矣子玉使伯棼請戰楚子怒靳其師子玉使宛春告於晉曰請復衛侯而封曹臣亦釋宋之圍子犯以為無禮先軫曰子與之不與則棄宋也不如私許復曹衛以攜之又執宛春以怒之則有以戰矣如先軫子玉果怒而從晉師晉師避之以前言故退三舍楚衆欲止子玉不可

請與晉之士戲遂戰於城濮胥臣蒙虎欒枝曳柴偽毛陽遲楚師馳之大敗楚師三日館穀楚為之殺子玉子玉得臣也鄢陵之戰亦三日穀然而倖矣城濮不倖甚矣城濮之役邲也邲之役荀林父以主帥聽於先縠城濮之役楚子以君命撓於得臣然而楚殺得臣晉殺先縠春秋皆書曰大夫夫非以君師之命未審也乎詩曰發言盈庭誰敢執其咎有執咎者則以先咎亦可以是明於丈人長子之義也

離之渙初九六二九三九四六五上九五爻皆動以離彖合渙彖為義

離利貞畜牝牛吉

渙亨王假有廟利涉大川利貞

正曰離之渙是兩象皆吉也然而離乎為象也水與風其相滅也風又居上水又居下火尋其主而仇賊從之退而既散渙者散也葵丘之會桓公震矜而叛者九國汝陽之田韓穿來告而諸侯貳心是不如虎牢之師也襄公十年諸侯戍虎牢師至于陽陵楚人不退知武子欲還曰吾驕楚也欒黶曰吾死之夾潁而軍鄭子蟜曰諸侯既有成行必不戰矣從之退不從亦退退楚必圍我猶將退也不如從楚亦以退之潛而與楚盟欒黶欲伐鄭荀罃不可曰我實不能禦楚又不能救鄭鄭何罪今伐其師楚必救之戰而不克為諸侯笑不如還也於是晉楚皆退是雖不足以享帝也亦可謂明矣如欒黶昧雉之言也詩曰彼昏不知壹醉日富各敬爾儀天命不又

自順順大過大過坎坎離離皆不分南北兩路亦不別左右二爻凡四卦而共一限蓋體用相乘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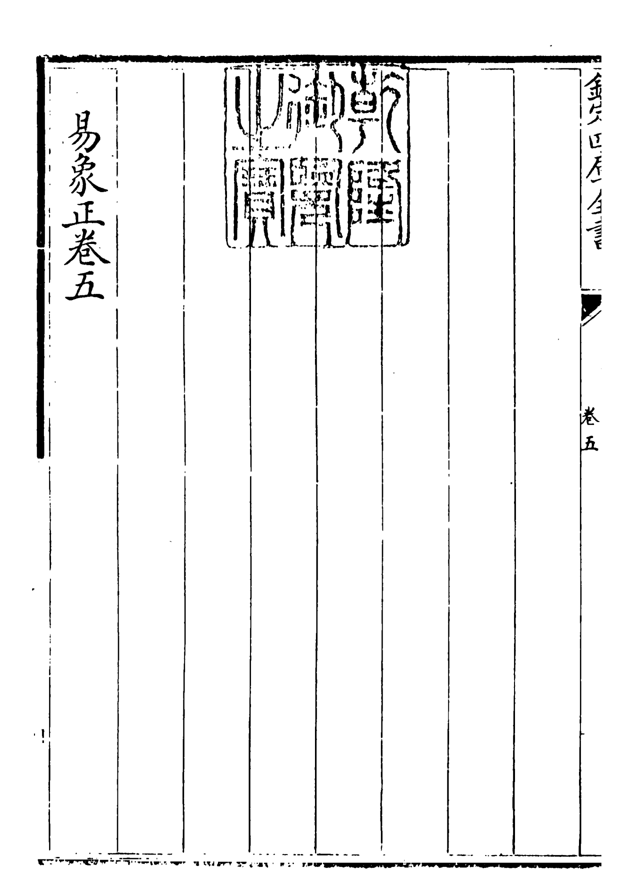
卦至一千二百一十一而始交體乘用者十六用乘體者十八以十八為限則六體卦與十二象自成十八以十六為限則上經十五又當下取咸恒或取兩濟而後齊整也衡圖分南北則兩濟中通義象易尋圜圖分南北則咸恒交際義象軒輕然聖人先體而後用先四千九十六而後二百七十三其斷以坎離為上際咸恒為下篇亦本於天道漢魏攸分南北異治非夷所思各仍其貫云

序卦傳曰物畜然後可養故受之以頤頤者養也不養則不可動故受之以大過自永元而下本初而上一限六主動養之故槩可知矣是猶有天地之體焉至於坎離而水火乃交水火交而天地弊矣序卦傳曰物不可以終過故受之以坎坎者陷也陷必有所麗故受之以離離者麗也觀於陷坎麗離而古人之意亦可見也夫皆以憂物也使物而不終於陷麗則易亦可以不作也桓帝之六年

壬辰是入於坎限朱穆李膺皆以罪廢已亥梁冀乃誅單超左悺五閹并侯冈喬既殄雲衆亦斃賴諸老成留意人才以文景風澤敦尚名教公卿進退卓犖可觀而奸人乘之創為訛謠以網賢者膺密繼陷而後士盡空雖有襄楷抗論於前皇規㝵言於後張鳳告哀於下竇武獻替於上卒死以開格淵衷振刷浩網故坎者陷也天之所陷誰能援之桓帝二十二年之中天下嚚嚚如烏喿屋黨禁方寛靈帝又起陳竇請誅宦官而節甫推戈反刃明年復治鉤黨侯覽發蹤朱並伸喙遂使阬焚之禍紹於前秦猨門之災遍於池木後世不察者猶以三君八俊之名謂君子之所自目豈不痛哉王甫既誅曹節未焰二劉二球同日并誅天子方侈然謂天下死復不軌者可以𢿱驪弄狗馳市巷之樂俄而黄巾蛾起讙奉内應呼吸之間幾喪天下猶且内殺吕强外誅張鈞以為十常侍之中寧死

一二好人詩曰臯臯訿訿曾不知其玷靈帝之謂
夫張角方平張讓首封而靈車晏駕史侯乃立何
進輕召外兵遷延委命袁紹不出穀門坐失官家
使北邙之下更意董侯長安一遷灰蒙陵寢於是
關東豪傑人有問鼎之心家懷裂土之意傕汜濟
奉又逼秉輿雖云東還猶之羈旅茍或發西迎之
謀董昭唱入許之策而曹操爪翼遂不可收猶且
間關戎馬裵徊十七八年內顧北海之微言外懼
孫劉之雄畧趦趄捫心乃割餘年襲智於莽新避
形於公路顯附西伯授意曹桓辛丑改元始稱黃
初四百二十二年之歷始於臨觀終於坎離一陷
一麗其昭著如此也繇斯而觀兩漢之治猶在上
際隆不逮王汚不墜霸其政事文物
與春秋表裏天實爲之人謂何哉
然則黃初以下乃爲下際而衡圖九卦南遯北恒
自乾來者至坎而兩王自坤來者至大過而易主

咸恒遯大壯南北交衡皆九卦與圜圖之隨蠱相直則是漢初即在咸恒曹丕初年已入中孚而云漢為上際何也曰漢王霸雜者也文景近王宣光近霸以衡圖南來大壯遯之年通圜圖北來隨蠱之歲則十五限而届於中孚以衡圖北來咸恒之年通圜圖蠱隨之歲則十五限而届於節渙故專主圜圖舉黄初之辛丑泝漢元之巳亥曰是上際也如衡圖一南一北有左右之分閒先上下之分際以德相次何二篇之有故衡圖之分南北天地之政也圜圖之別上下聖人之令也從天地之政隱而微從聖人之令順而著然則兩法可偕行歟曰二曜五星亦自偕行也非獨衡圜偕行諸圖亦自偕行也



易象正卷五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易象正卷六至八

詳校官太僕寺少卿臣李廷欽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菉覆勘

總校官降調編修臣倉聖脈

校對官中書臣孫球

謄録監生臣李炎

易象正卷六

明 黄道周 撰

咸亨利貞取女吉

彖曰咸感也柔上而剛下二氣感應以相與止而説男下女是以亨利貞取女吉也天地感而萬物化生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觀其所感而天地萬物之

情可見矣

象曰山上有澤咸君子以虛受人

正曰易不為取女訓也而曰取女吉何也曰男女所嗣天地也然則蒙之蠱及姤皆勿用取女何也曰蒙男之穉者姤女之壯者也穉男壯女過以相與臣强而君柔易之所惡也然則益損之不為下始何也益本於天者也損則男亢也本於天而不繫於上何也曰乾坤為政長男長女未當事也然則兌艮當事何也曰兌艮本地山上有澤地以承天羣龍所都萬物以興故謂之咸咸者天地之所同也然且曰利貞何也曰天地之道發於風雷鍾於山澤風雷動而山澤靜也澤託於山山博以深德利於內親固於外富辰曰昔摯疇之國也繇太任杞鄫繇太姒齊許申呂繇太姜陳繇太姬皆能

內利親親者也澤在於外山在於內內利而外貞時雨所歸雲氣蔚蒸賢人四至而載於高位夫非有道而能如此乎詩曰窈窕淑女鐘鼓樂之又曰之子于歸言秣其駒言夫君子之虛受有如此也故虛受者山上有澤之象也山上不虛水澤不匯渟畜之源陰陽乃脥忿慾收聲精神乃清及其究也為懲忿窒慾

初六 咸之革

咸亨利貞取女吉

革巳日乃孚元亨利貞悔亡

咸其拇

象曰咸其拇志在外也

正曰咸之革舍其娣而從其妾是未可以孚也守其四德則可以無悔矣君子取士於鄉造士於國賓祭而觀之明試以庸之曰是給於用矣而猶營營焉取於胥隸求於藪澤曰是无人者猶舍蘋藻而事茉莒也君子以義制事以禮制心非禮不以感心非義不以感事手足之有拇指无故而動不有內感必有外事猶雲氣之感於林薄也无所致其風雨致柔焉而已矣

六二咸之大過

咸亨利貞取女吉

大過棟橈利有攸往亨

咸其腓凶居吉

象曰雖凶居吉順不害也

正曰咸其腓咸之過大者也𤸃患之生生於不居以腓命拇其道數驟感而得巽進退不果故為艮以止之艮之不感於震猶腓之退聽於股也故足者注也注於地而順居焉不為𤸃先不為福始烏爵之集不遷其所詩曰招招舟子人涉卬否言夫動凶而居吉者也然則棟橈利往何也曰旡所取之取夫不懼旡悶者也

九三咸之萃

咸亨利貞取女吉

萃亨王假有廟利見大人亨利貞用大牲吉利有攸往

咸其股執其隨往吝

象曰咸其股亦不處也志在隨人所執下也

正曰先所取之取夫除戎者也史蘇曰夫有男戎必有女戎晉以男戎勝戎則戎必以女戎勝晉孤突曰國君好乂大夫殆好內適子殆社稷危不除不戒則危殆隨之故假廟用牲精誠之至也利見大人莊敬之庇也詩曰惠于宗公神罔時怨神罔時恫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咸萃之義也

九四咸之蹇

咸亨利貞取女吉

蹇利西南不利東北利見大人貞吉

貞吉悔亡憧憧往來朋從爾思

象曰貞吉悔亡未感害也憧憧往來未光大也

正曰作易者其多難乎難平於西南而興於東北糾結於思慮而散於不思慮者子曰天下何思何慮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天下何思何慮夏臺之聖无所致其勇羑里之仁无所騁其智曰屈曰蟄而已屈蟄者西南之務也子曰往者屈也來者信也屈信相感而利生焉尺蠖之屈以求信也龍蛇之蟄以存身也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窮神知化

德之盛也咸之蹇則猶未至於盛德乎未至於盛德而且无悔則猶庶幾於大人之事也然則蹇之屈蟄夫子有取之精義入神則未有所取之也曰取之反身修德者也君子至虛以宅心至靜以體物體靜宅虛神明與居宅虛體靜神明來鏡日月之生明寒暑之成歲知性者以謂之性知命者以謂之命一屈一伸孰疎孰親故咸知性性者也蹇知命者也呼谷而應以謂之性建溜歸平以謂之命是猶未知性命者也然則性命之道何如曰貞吉而已矣子曰天地之道貞觀者也日月之道貞明者也天下之動貞夫一者也貞則吉不貞則不吉咸之蹇貞吉之所萃也然則性有氣質命有運數无取之乎曰謂氣質則不謂之性謂運數則不謂之命也然則洪範之言五行大易之言文象无取之歟曰五行之生生於皇極猶文象之興本於太極也兩極之道貞一而已惠迪而吉從逆而凶靜虛

而吉躁妄而凶自天子至於黎庶未有易也彊弗變友沈潛高明則一乳而殊稟也然則人生六甲所稟之數二十六萬二千一百四十四分以五行各得一萬二千四百二十九裁以十四限以四十九分以六十三而原始要終舉可知也神化之道極於生死德義之用存於屈伸生死屈伸鬼神所生有明其故而猶不謂之盛德者歟曰氣稟有限億兆無數人事不齊何可同也詩曰或燕燕居息或盡瘁事國或息偃在牀或不已于行或不知叫號或慘慘劬勞或棲遲偃仰或王事鞅掌或湛樂飲酒或慘慘畏咎或出入風議或靡事不為人事之不齊如此雖鬼神亦莫能齊之矣然則貞一之道如何曰居敬而已矣日月之行則有冬夏星辰所好則有風雨北極所居致一而已書曰王敬作所又曰不可不敬德蹇之反身則亦用此道也反身不敬憧憧往來雖有屈蟄亦與蛇蠖同體而已

九五咸之小過

咸亨利貞取女吉

小過亨利貞可小事不可大事飛鳥遺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

咸其脢无悔

象曰咸其脢志末也

正曰咸其脢咸之過小者也君子感於宗廟而過於恭感於丘墓而過於哀感於閭巷而過於儉雖感而過未為失也脢生於喉頷之間上下接物感而小過足為大矣然猶未至於輔頰也流言止之

惡言弭之精氣咽之遡氣節之終日數動而未有大過詩曰彼君子兮噬肯適我中心好之曷飲食之世之感於求賢亦有至於此者乎

上六咸之遯

咸亨利貞取女吉

遯亨小利貞

咸其輔頰舌

象曰咸其輔頰舌縢口說也

正曰咸艮皆體也艮之輔頰在五而咸當上何也曰是兌之口舌也口舌而之遯何也曰惡夫縢說

而將遯者矣君子感人以行不以言感人以言則巫覡之道也詩曰莫捫朕舌言不可逝矣逝人不旋逝言不還立政曰自一話一言我則末惟成德之彥以乂我受民詩曰其維哲人告之話言順德之行以感人心而天下和平則必繇此也

䷟

恒亨旡咎利貞利有攸往

彖曰恒久也剛上而柔下雷風相與巽而動剛柔皆應恒恒亨旡咎利貞久於其道也天地之道恒久而不已也利有攸往終則有始也日月得天而能久照

四時變化而能久成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觀其所恒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象曰雷風恒君子以立不易方

正曰變化无方者其惟風雷乎風雷之動不終日而曰久於其道何也曰謂夫長婦職内長子職外男女分治不改其度天地之序也天地之序不先於咸恒何也曰已言之謂其本地者也先天地而後男女先男女而後夫婦然則象言雷風而義言夫婦何取之乎曰皆取之矣雷動而風發雷振而風止唱隨之義也雷蟄而風温雷伏而風烈代終之序也夫其恒理則既如此矣君子立方以其不變化貞其變化者動散合功南東定位陰陽相薄寒暑不易傳曰烈風雷雨弗迷其象則取於此也故立不易方取之雷風及其究也為遷善改過

初六恒之大壯　正變象

恒亨无咎利貞利有攸往

大壯利貞

浚恒貞凶无攸利

象曰浚恒之凶始求深也

正曰象兩利貞則不可動矣恒而大壯浚於恒者求恒愈深其道已貞鑱員求方道乃不臧故夫未雷而風與夫已雷而猶風之皆非物之所利也道太清則无徒水太深則寡游詩曰匪風發兮匪車揭兮顧瞻周道中心怛兮有春容之德者无疾遽之行故峻行厲聲亦君子之所畏也

九二 恒之小過

恒亨无咎利貞利有攸往

小過亨利貞可小事不可大事飛鳥遺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

悔亡

象曰九二悔亡能久中也

正曰行不易恭喪不易哀用不易儉可謂之久中矣曰是亦非畸行也非畸行則亦可以无悔矣中行伯克鼓鼓子之臣曰夙沙釐不從晉而從鼓也軍吏執之辭曰吾事君非事土也今君實遷臣何

賴於鼓穆子召之曰鼓有君矣吾定而祿對曰吾委質於翟之鼓未委質於晉之鼓也臣聞之委質而策死古之法也敢即私吏以煩司寇而亂舊章故如夙沙釐則可謂久中也行有小過而至于中道故共姜宋姬春秋之所貴也

然則恒之小過无辭焉而獨言悔亡何也曰是下經之內主也下經之內主何也曰乾坤治上六子治下陽外而陰內陽上而陰下各其宜也謂之悔亡故悔亡之義則自此備也下經之稱悔亡一十有三而恒為之主恒治內者也悔生於內咎生於外上經之言无咎下經之言悔亡聖人所教外內之治也人體八尺以八準之六尺有四腓腨上下腰膂受之上動而多咎下動而多悔要其所宜則上為无咎下為悔亡无咎者謂其有思慮者也悔亡者謂其无思慮者也故思慮者聖人之所欲簡

也敦復之無悔咸脢之無悔兩者形性之闕尺也咸復不安則悔從此亡故咸之九四輟其憧思則幽獨之閒心亦可以少憩矣晉以衆允處於凶地而不疑家人閑家處於有初而不變睽以噬膚有慶於厥宗夬以次且定志於牽羊夬之悔亡不如晉家人睽之正也然且不以流言感其思慮故念朋從而信流言君子之大戒也革之有位保其終革之改命信其志艮之序言寡其尤巽之有獲成其功兌之孚兌成其信渙之奔机得其願六者皆德位之所駢集也思慮不紛而神明從之巽兌震艮之交皆聽命於心而震獨以匕鬯之故虩虩而蘇蘇矍矍而索索故名位相求朋從相期親隣相戒得喪相仍无以謝之則牽羊其選矣必以為皆不可而逃名位郤朋從遠親隣絕得喪以是為可悔亡者是苦節貞凶之所繇集也然則未濟之震伐有賞而亦曰悔亡者何也曰是則惟高宗為能

之高宗少而荒遯長而恭默從繩從諫旁招俊彥
故有匪夷之思不慮之慮以證於古聞格於上帝
故恒之小過處下者也慮大而能小智高而能下
退處於恒人之下而久自謂不足者是怨尤之所
不至也

九三 恒之解正變象

恒亨无咎利貞利有攸往

解利西南无所往其來復吉有攸往夙吉

不恒其德或承之羞貞吝

象曰不恒其德无所容也

正曰恒而解則緩矣詩曰不解于位民之攸塈又曰莫予歐適稼穡匪解言獨立固德者之恒自厲也巽動而險以變其志雖未失守難以立矣驪姬之難里克先告於優施優施從里克飲酒中起舞謂里克妻曰主孟啗我我報茲暇豫事君乃歌曰暇豫之吾吾不如鳥鳥人皆集於菀已獨集於枯里克聞菀枯也不飧而寢夜半召優施問之故知君之將殺共子也里克曰秉君成殺吾不忍通復故交吾不敢中立其免乎優施曰免矣明日稱疾不朝三旬難乃成里克則未變志也然而已解矣解為暇豫者也為人臣而以暇豫事君不夙不夜不往不復其去无恒者幾何詩曰被之僮僮夙夜在公被之祁祁薄言旋歸言夫有恒而匪解者也无恒而解不占之矣

九四 恒之升正變象

恒亨旡咎利貞利有攸往

升元亨用見大人勿恤南征吉

田旡禽

象曰久非其位安得禽也

正曰升而旡禽何也惡夫恒之數化者也恒守其下德不冀高位可以窮素可以廬旅可以獨立可以晤語陽節不變則恒體自得升之與恒不相得也動而數化有南征之心焉子產曰服政者蚤夜思之若農之有畔田之貴恒亦各有其畔表也下處而高冀數動而踵事詩曰牂羊羵首三星在罶旡恒德而載高位雖欲有禽何可得乎詩曰采苓采苓首陽之巔言夫高冀而無禽者也其晉郤克

鄭伯石之謂乎

六五恒之大過

恒亨无咎利貞利有攸往

大過棟橈利有攸往亨

恒其德貞婦人吉夫子凶

象曰婦人貞吉從一而終也夫子制義從婦凶也

正曰夫子從婦亦已過矣君子言不過物行不過物本其恒性惟義所適棟而隆則可以從也棟而橈則可以不守也故齊桓公之智不如晉文公之智也桓公得一管仲管仲殁隰朋死而齊國以衰文

公得趙衰先軫狐突狐偃而又有郤縠欒枝箕鄭胥都狐毛先都先且居諸臣故文公殁而晉以邳霸是則管仲之智亦不逮於趙衰也君子之為德也不貳不爽以致其慎能遷能改以宏其業恒之小過雖過而亡悔恒之大過雖貞而得凶臯陶曰翕受敷施九德咸事伊尹曰惟尹躬暨湯咸有一德夫非湯尹之一德而圖王霸之業難矣哉

上六
恒之鼎正變象

恒亨旡咎利貞利有攸往

鼎元吉亨

振恒凶

象曰振恒在上大无功也

正曰升之與鼎皆吉象也獨至於恒而窮何也恒之不利於鼎猶其不冀於升也振恒而无功原田而无禽故君子居則安焉行則遷焉求之不深望之不奢持之以平守之以和詩曰神之聽之中和且平洛誥曰公稱丕顯德以予小子揚文武烈奉答天命和恒四方民居師故和恒者古人之所貴也以豐鎬之業興王十八而周公欲去之澗瀍之中亦可謂振恒者矣而且曰卜休恒吉我二人共貞又曰記功宗以功作元祀則恒之鼎周公嘗用之矣而曰大无功何也曰豐鎬恒者也洛邑鼎者也周之東遷則洛邑恒者王城鼎也諸侯之議戍周猶有和恒之心魏獻子曰與其戍之不如城之魏獻子則可謂振恒者矣

咸恒三陽之卦也三陽三陰南北中矣咸艮在內內陽也以從南政天地之序也咸恒損益否泰兩濟是皆有正應也而易不尚之易之所尚者以其九六觀其所之咸恒之有大小過聖人之所慎也因之以爲鼎革升萃遯大壯蹇解

下經之統領則於是焉舉之矣

序卦傳曰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女有男女然後有夫婦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有君臣然後有上下有上下然後禮義有所錯夫婦之道不可以不久也故受之以恒恒者久也是傳以咸恒遂名夫婦也而言之委曲深至者何也猶上經之首屯蒙也天地分列各居南北而屯蒙咸恒兩正其端以教萬世之治首正其長子次正其嫡婦長子嫡婦正而後禮樂可以遞起矣然則是何歲也曰是章武元年漢昭烈即位之歲也是歲在辛丑先一年庚子曹操薨曹

丕稱禪廢獻帝為山陽公昭烈在蜀中聞帝遇害乃發喪制服於是即位昭烈之不即位於庚子而即位於辛丑何也曰聞之有發暮制之有先後是人事也而天道貫之先一年則得其陰節後一年則得其陽節陰者將謝陽者微達是天道也自春秋已未至昭烈十四限九百四十二年餘九日二分五釐曹操之殁先一年庚子正月薨於洛陽曹丕冬十月稱帝以春秋揆之則猶未至於辛丑也春秋以冬至命元庚子十一月至辛丑四月則人事治天道浹可以元合春秋矣故昭烈之受命正也曹丕之受命非正也穀梁子曰人之言者示以事天之言者示以道曹操之不至於辛丑而山陽早廢雖不半載而天示見焉然則作者擇焉而為之歟曰天道之精閟人受其節山高澤深何擇之有然則昭烈之立吳氏為后正歟曰是皆正也江東方强諸夫人無有貴於吳者曹丕之立甄則非正也

故冢嫡之事易春秋之所命始也然則易以屯蒙正子帶咸恒正子建魏亦有與於天命也而易正靳與之何也曰是猶之當璧其肘膊及馬耳然則已酉黃龍改元孫權稱帝死當於運歷歎曰是咸之拇與坎之肖也以三世之雄畧而稱臣於曹丕漢室之壞荆州永安權實為之權之罪不減於操以為正閏勿數馬耳庚申魏主芳元年曹明已故司馬方張不十載遂誅曹爽滅何桓之族是在咸之屋腓坎之有險壬申咸坎各在四文夏吳主權卒又三年司馬師廢其主芳庚辰司馬昭弒其主髦於是恒之四與離之四當事矣不四年鄧鍾破成都安樂啣璧北地王與瞻尚併命而鄧鍾破蜀亦死於蜀在突如之文始盡明年乙酉司馬炎立為泰始元年於是四方稍平江南垂熸庚子孫皓出降三國鼎分未十六載司馬氏拱手受之禪代之局變為誅夷一百三十餘年體卦兩交之會闇

官縱横則頤過亂於離坎賢人君子失心激烈咸燼於閹官之手閹官盡而權臣縱横咸恒亂於離坎賢人君子矯情類放半燼於權臣故道之與運相為張弛一正一反自章帝巳丑而後頤坎咸共運而動戚閹寺權臣相纓絡也三者相因亂亡繼之矣然則咸遯非體交之卦也而皆以體交治之何也曰是猶之體卦也以用加之則自頤而下大過坎離未濟四限相併起也故自動戚而閹寺閹寺而權臣權臣而戎狄若王氏之於靡草也然則和帝永元之前先是四亂者歟曰剝之終有新芥臨之初有祿產自未濟中分而上之交於隨蠱泰否皆强諸侯也王者之有霸主霸主之有强大夫天子之有悍后悍后之有官寺相因為起至於宵小權奸則先所不因先所不起也李杜之舩稜足以令曹瞞終身不帝嵇阮之荒頓足以使司馬三弑其主前限之異者閹寺養子各襲其侯封其甚

者坎過中爻三十三年靈帝乙丑之際張讓等十三人皆世為列侯後限之異者匈奴復嗣各命為帝王其甚者離遯中爻二十八年劉漢建元而後石趙諸國皆相繼稱制天實為之非人力所能預也

䷠

遯亨小利貞

彖曰遯亨遯而亨也剛當位而應與時行也小利貞浸而長也遯之時義大矣哉

象曰天下有山遯君子以遠小人不惡而嚴

正曰遯猶來否也先否而去之君子浸遠小人浸長則君子何持危之有曰否可持也遯不可持也否之小人陰節已盈盈且敗敗而後持之邪正已别易為功遯之小人陰節方厲厲而進進而欲持之邪正不别易為害故處遯之君子則舍遯無術也詩曰薈兮蔚兮南山朝隮婉兮孌兮季女斯飢朝隮者小人之道也斯飢者隱遯之義也君子嚴其身不嚴於人嚴其道不嚴其辯善且不為何惡之有乎故遯者遠小人之象也遠小人而又保其身保其身乃以保黎民及其究也為容保民無疆

初六　遯之同人

遯亨小利貞

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利君子貞

遯尾厲勿用有攸往

象曰遯尾之厲不往何災也

正曰是初遯也而曰遯尾何也君子嘉肥去之已遠是猶有同人之心焉委蛇和光亦曰救也救之不可終亦必遯則是遯尾矣寇賊猛鷙之所搏噬則必於其遯尾也君子淑慎以持其身溫惠以持其人在醜不爭失的无怨謀之而獲曰非予智圖之而勝曰非予武詩曰縞衣茹藘聊可與娛若是亦庶乎免矣是利涉而勿往之謂也

六二遯之姤

遯亨小利貞

姤女壯勿用取女

執之用黄牛之革莫之勝説

象曰執用黄牛固志也

正曰夫當遠遯之時而有壯女之誠雖有善說者莫挽之矣天道之支壊亦各有其序也若人焉莫逃之遯而得姤庸愈乎猶八月而之十月也君子觀草以知春觀霜以知氷是未為明遠也然而已譬故委蛇調停君子之所敬謝也詩曰豈其食魚必河之魴豈其取妻必齊之姜大雅曰稼穡維寶代食維好是則固志之謂也

九三遯之否

遯亨小利貞

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大往小來

係遯有疾厲畜臣妾吉

象曰係遯之厲有疾憊也畜臣妾吉不可大事也

正曰遯之否儉德辟難恐不及也何係之有乎係遯者臣妾之事也夫有所謀而告之臣妾則必不逮矣故臣妾者天下所為係畜也夷齊之逃也手不齎糧公子鍼之亡也而有百乘畜係臣妾亦何吉之有乎謂我之能用小人也近情以柔之輯辭以收之情見勢絀而剸靴俱絶故係畜之義近於匪人君子有所不取也冏命曰慎簡乃僚無以巧言令色便辟側媚夫當否之時誰復舉此者乎舉

其係畜者以庶幾一吉猶以身嘗疾而得厲藥也

九四遯之漸

遯亨小利貞

漸女歸吉利貞

好遯君子吉小人否

象曰君子好遯小人否也

正曰遯退也漸進也君子以退為家小人以進為家各得其家而禍敗分焉陰陽之所趨也古之君子三讓而進一揖而退小人惡退則以遯為棄婦也然則雨旡正之詩非歟曰雨無正為救遯者也

或爲親臣則義無所之也然則召公非𨒪曰召公則未爲好遯也鳴鳥方聞天休滋至微周公則召公亦未有遯心然則周公非𨒪曰周公何過之有三年徂東亦未爲退也七年制作亦未爲進也書曰明我俊民在讓後人于丕時是則二公之志也

九五

遯之旅

遯亨小利貞

旅小亨旅貞吉

嘉遯貞吉

象曰嘉遯貞吉以正志也

正曰是貞志者皆得於小亨未嘉會也而謂之吉何也曰君子者天地之所養也君子得其志天地得其養雖在巖壑亦各有禮樂焉詩曰皎皎白駒食我場藿縶之維之以永今夕所謂伊人於焉嘉客夫世之所公侯者多有矣咎譽相繩而惡數遁加卒不見所為優游者君子視之則猶之旅人也詩曰有萋有苴追琢其旅故萋苴之追琢亦古人之所貴也

上九遯之咸

遯亨小利貞

咸亨利貞取女吉

肥遯无不利

象曰肥遯无不利无所疑也

正曰是澤山之癯也而以為碩人何也曰是天地之所尚也澤山之在天地猶俎豆之在堂奥是皆有君子焉非是不尊詩曰考槃在澗碩人之寛獨寐寤言永矢弗諼夫非肥遯而能如此乎故寂感者天地之所貴也市塵薦茅其神不靈致虛以貞故遯世而無尤人之心繇是而當位則帝王之輔也夫是其當傅巖莘野之初事乎而君子以為卒業天地反復飛潛載升則於是通利焉是神明所為終始也

然則遯與臨不相為表裏歟曰固為表裏也固為表裏而舍八月之義何也曰君子之於易也以之誠不以之勸遯之八月則臨也其七月則復也其九月則泰也浸長之道也然則易為對化不為反

復者歟何云不為反復也曰以言反復則臨之宜為觀也遯之宜為大壯也而互易之何也曰臨自坤上者也六月而乾又兩月反而視之則遯矣遯自乾上者也六月而坤又兩月反而視之則臨矣然則林鍾八月是生大吕歟曰是太蔟也太蔟而謂之臨何也曰子午同位而起貍賓則是太吕也丑未同位而起林鍾則是太蔟也遯為林鍾其律五十有四泰為太蔟其律七十有二然則臨為太吕二陽之月從丑至申八月而生夷則夷則否也否而後傷傷而後凶然則臨之八月有凶宜曰自臨而否八月矣猶且曰臨而遯何也曰亦仍其貫也自其初位而數之也然則律稱六正六閒黄鍾為子子為乾之初九林鍾為未未為坤之初六何也曰易道也道本積漸與氣升降故陽子而極於已陰午而極於亥律𧊒也𧊒本方圓與時損益故子領六正而究於戌未領六閒而究於巳然則律

之不從未而逆數之何也曰亦各其義也積漸之與升降道各馴致也然則君子之與小人分治天地也猶陰陽之互起也而臨曰容保遯曰惡小人何也曰遯之為道天地之貞氣也天地之氣暑不勝寒君子能容小人小人不能容君子遯之同人利君子貞遯之匪人不利君子貞兩者天地之大屬也夫以天地閉塞朝野易治君子遠引貞固其志是而猶有不利則何以處君子者乎遯之六爻皆貴其貞而初之與三別利不利夫亦有容保之意乎曰苟遠而已分疾有喜君子所不敢試也

䷡

大壯利貞

彖曰大壯大者壯也剛以動故壯大壯利貞大者正

也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見矣

象曰雷在天上大壯君子以非禮弗履

正曰可以制情者其惟禮乎禮者天地所為節文也情盛而禮盈禮盈而情竭情竭而質起質起而文衰故曰大壯則衰者將至矣君子知其已壯而守之以正故玄黃玉帛可以不敝也故夾鍾者日月之所繇中也陽進而已過日行而始中陽壯而釋守之若大武之總干山立而遲久也故貞者應鍾之義也夾與應應應與林應故林遯而夾壯三鍾者陰陽所為條達反根而致末也用之大壯則其氣散越多華而少實故夾鍾出四隙之細條繇間出以為枝葉聖人因之以制禮樂柔神人和百度雖不言元亨得其利貞者而元亨之義備矣故非禮弗履大壯之象也大壯獨行象疑其彊用以

教民㬰諭旡方及其究也以省方觀民設教

初九之恒大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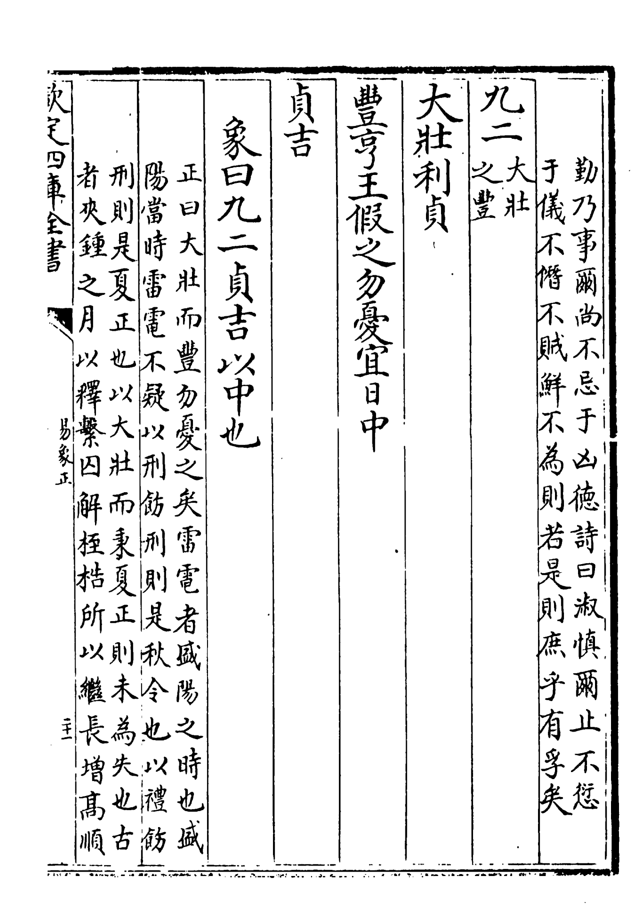
大壯利貞

恒亨旡咎利貞利有攸往

壯于趾征凶有孚

象曰壯于趾其孚窮也

正曰物不可以恒壯也壯不可以恒始壯而始動動而謂之恒趾高心亢其末必繇之矣君子之始動進也甚正而巽也巽而猶有凶焉謂其數動也動而不失其恒則猶未至於征凶也多方曰爾維克



勤乃事爾尚不忌于凶德詩曰淑慎爾止不愆于儀不僭不賊鮮不為則若是則庶乎有孚矣

九二 大壯之豐

大壯利貞

豐亨王假之勿憂宜日中

貞吉

象曰九二貞吉以中也

正曰大壯而豐勿憂之矣雷電者盛陽之時也盛陽當時雷電不疑以刑飭刑則是秋令也以禮飭刑則是夏正也以大壯而秉夏正則未為失也古者夾鍾之月以釋繫囚解桎梏所以繼長增高順

天地之生事也於時則日猶未昃也天子當陽炎臣无權欲以刑威賈壯竊天子之令以快其欲惡者布有矣康誥曰庸庸祗祗威威顯民夫亦孫禮之用也不用禮而致刑以自為威用者有苗氏之行也呂刑曰今往何監非德于民之中又曰屬于五極咸中有慶受王嘉師監于茲祥刑王假之勿憂其蓋謂此乎

然則大壯之豐無辭焉而獨言貞吉何也曰是天地之情也情得其正明得其中上下之貞吉皆於此會也故上經之貞吉一十有三下經之貞吉一十有二而大壯之豐為之中主中主者上下貞吉之所取中也需而貞吉象之涉川五之酒食緩而得其正比兩貞吉自內不失自外從上順而去其私履以幽人得其道否以拔茅從其類謙豫兩二以載盛德隨臨兩初以興大業此十者天地之正

令也而澤雷得一焉咸之悔亡遯之正志此猶在壯豐之前者也壯之九二而得貞吉猶恒之九二而得悔亡二者天地之中憲也壯之貞吉悔亡與咸之貞吉悔亡二者南北兩正之所分治也故貞吉者天地之所貴也天地之託於下經不過八卦而遯大壯晉姤升得八貞吉焉澤雷之取於上經得一而已家人之中饋解之獲狐損之无家巽之有終未濟之曳輪孚光六者六子之所媚於天地也故道至於貞吉而練要矣坤與訟之安貞吉則必有所未安者也頤與革之居貞吉則必有所未居者也賁與益之永貞吉則必有所未永者也居之而安安之而永聖賢以厲其志鬼神以輔其命盈昃寒暑之所不能奪也詩曰彼其之子舍命不渝書曰底至齊信用昭明于天下貞吉之謂也然則師之執言隨之明道未為失也而與若節鞠音並稱貞凶者何也曰師之五非長子也嗜功而前

進隨之四非明時也有獲而慕功亦與若節翰登同敝而已矣然則所謂貞吝者何也曰是泰之大畜與晉之豫也時極而且過位過而且下治其私邑不及其它而猶有豐亨豫大之心則下人必有私議其上者然則屯之小貞吉大貞凶何也曰是屯之復也為德而不宏有施而未光惠不惠懋不懋又何惟焉

九三大壯之歸妹

大壯利貞

歸妹征凶无攸利

小人用壯君子用罔貞厲羝羊觸藩羸其角

象曰小人用壯君子罔也

正曰壯而歸妹以男悅女非禮也夫有全盛之國底於羸敗則鮮不自女既矣君子當陽小星无光亦謂是媵妾者易與也而卒以不制詩曰燎之方揚寧或滅之赫赫宗周褒姒滅之故當壯歸之時雖自謂貞勝而猶有厲存焉君子致貞以一其守致厲以戒其事詩曰其儀不忒正是四國是之謂也

九四大壯之泰

大壯利貞

泰小往大來吉亨

貞吉悔亡藩決不羸壯于大輿之輹

正曰大壯之泰動而順順以下賢賢人景從故震者藩也輿者坤也決藩而負輿賢人之務也泰之尚於大壯壯者藩決而已藩限上下賢人不親動而決大輿壯輹周公白在昔成湯既受命時則有若伊尹格于皇天在太甲時則有若保衡在太戊時則有若伊陟臣扈格上帝巫咸乂王家在祖乙時則有若巫賢在武丁時則有若甘盤又曰惟文王尚克修和我有夏亦惟有若虢叔有若閎夭有若散宜生有若泰顛有若南宮括是皆大壯之時也大壯而藩之上聽不明下德不行雖有湯文之輿虛車而已故壯而能泰純佑秉德即禮陟配天亦率繇此也

象曰藩決不羸尚往也

六五
大壯之夬

大壯利貞

夬揚于王庭孚號有厲告自邑不利即戎利有攸往

喪羊于易旡悔

象曰喪羊于易位不當也

正曰壯而揚號不已厲乎君子之去小人不厲聲色自治而已羊喪于險不可求也喪于易則可求也以大壯之時決將消之陰鐘鼓不鳴干戚自陳雖有逸罰亦可以已矣君陳曰寛而有制從容以和梓材曰肆王惟德用和懌先後迷民故從容和懌盛時之所貴也揚厲即戎大人之所辟也喪羊

于易何悔之有乎

上六大壯之大有

大壯利貞

大有元亨

羝羊觸藩不能退不能遂无攸利艱則吉

象曰不能退不能遂不詳也艱則吉咎不長也

正曰利貞在前乃動而有誠元亨在後乃吉而无悔夫以大壯之時而享大有之奉不已難乎福禄者豈弟之報也艱虞者躁動之戒也兑命曰有其善喪厥善矜其能喪厥功夫當大壯之時用其小

心以履大位而弘大業非聖人而能之乎故進退用舍聖人之所大慎也進一人而使之不可退退一人而使之不可進壯志動於中藩薄紫於外自以為不疑而蹈於不詳者比比也君子見善則揚之見惡則過之見疑則察之詳審乃達之伊訓曰弗慮胡獲弗為胡成慮而詳之詳而為之則庶乎免於壯罔者矣利貞而元亨其道固如此也

遯大壯二陰之卦也二陰之卦從此北政先陰而後陽剝復南政亦先陰而後陽何也亦各其序也

大壯而止遯而退天地所善持滿也否泰咸恒夬姤皆在於是是亦下經之次義也

序卦傳曰物不可以久居其所故受之以遯遯者退也物不可以終遯故受之以大壯是何取之取之遯大壯也消長之義有近之者古人以綿其辭曰是可以屢為進退乎曰是亦天道也晉太康之十

年己酉入於遯限明年為惠帝永熙元年長沙成都豫章吳代廣陵始命為王明年賈氏殺楊駿弑太后於金墉是王通所作元經也元經之始於遯猶上經之終於離也又十年庚申殺太子遹於是趙王倫兵起廢后遷帝以大位自竪諸王聞之相嗾興師齊王冏成都王穎河間王顒等投刃向闕五緯亂行既而諸王分崩長沙成都雌雄未決東海王越既殺長沙又圖成都張方秉之再掠京師幽并兵起劉淵還部聰曜繼之李雄石勒之流分熵邊腹凡二十五載生民託於芻藁天子寄於鋒鏑不五六年間京師再陷二帝出降江左一旅即席未安而王敦復起自己酉金墉之歲至元帝崩年凡三十四載明帝乃立為大壯交遯之中王敦既除江左粗安而蘇峻祖約又逆朝命石頭播遷朝紳隕越賴陶溫之力克復王室亦以五胡競帝不熵南風瘡痍初蘇而諸君秉隙經畧中原屢

出屢反徒以長桓温之雄心遺劉翔之訶責耳自明帝太寧元年以後又三十三年南北分際疆域始清然則前際分遯後際分壯乎曰猶交卦在兩濟之限耳咸恒定位自南來者交於兩濟與咸同限也然則雜卦之稱壯進而遯退何也遯壯合際明帝以前三十四年有志之士常恐不退是以陸機兄弟郤顧榮之言以卒死於成都明帝以後三十三年有志之士常恐不進是以王猛從氐薄桓温之請猶見存於形冊是亦一義也然則咸速而恒久何也曰是猶之剝復也魏短而晉長魏之視

晉四分之一

䷢

晉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

彖曰晉進也明出地上順而麗乎大明柔進而上行是以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也

象曰明出地上晉君子以自昭明德

正曰詩書所論明德備矣以帝堯之明德而猶難於知人三接康侯何鑑而憑之曰我自昭明也天下之難明者我德而已蕩之詩曰不明爾德時無背無側爾德不明以無陪無卿故已德不明則視天下皆無賢人矣日出而百物昭焉山川炳焉雖有翳陰白日無咎人之所諒白日者信於白日之所諒人者也虞書曰能哲而惠何憂乎驩兜何遷乎有苗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不哲不惠雖四目四聰滋其旁落也何以療之曰惟學古乎學古者聰明之所以成憲也故明出地上自昭明德之象

也明德自昭不以傲物高閎之家
神去其室及其究也以飲食宴樂

初六 晉之
噬嗑

晉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

噬嗑亨利用獄

晉如摧如貞吉罔孚裕旡咎

象曰晉如摧如獨行正也裕旡咎未受命也

正曰是其當文王之事乎以三世之侯伯弓矢未受而憂患總至若晉之若摧之君臣罔孚亦歷年所矣而卒以旡咎者非文王之敬忌而能之乎故貞而獲吉裕而旡咎二者莅事之總也晉而噬嗑

君子自得其貞裕而已詩曰肆戎疾不殄烈假不瑕不聞亦式不諫亦入文王之謂也

六二　晉之未濟

晉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

未濟亨小狐汔濟濡其尾无攸利

晉如愁如貞吉受茲介福于其王母

象曰受茲介福以中正也

正曰晉而未濟所以亨也君子之受寵命如將避之而不獲也胥溺之波則利祿為甚吾見夫隆貴之家求為庶姓不可得者矣晉如愁如未濟之日也將旦而大昧暘崵之陰也君子之防患不於其

已濟於其未濟小人之旣敗不於其未濟於其將濟也故汔濟而濡尾小狐之事君子之所戒也伊訓曰終始愼厥與惟明明后康誥曰爾克永觀省作稽中德則庶予愁如之福受於王母者矣

六三晉之旅

晉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

旅小亨旅貞吉

衆允悔亡

象曰衆允之志上行也

正曰晉而得旅亦衆所共與也寵錫之來猶之樂餌過客所為行止也然而天子以行其禮樂鬼神

以致其福佑百姓以載其聲德詩曰在彼無惡在此無斁庶幾夙夜以永終譽夫非盛德而能之乎故違道以干衆譽與違道以干上澤其得失必有軒輊也于上多諂于下多瀆瀆者取咎於上諂者興謗於下惟聖人大寵而小居之詩曰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是小亨而衆允之謂也失位而无悔未有如此者也

九四 晉之剝

晉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

剝不利有攸往

晉如鼫鼠貞厲

象曰鼫鼠貞厲位不當也

正曰晉而剥又何足貴乎莒僕之弑紀公以其寶來奔宣公以書命季文子曰莒太子不憚以吾故殺其君而以寶來其愛我甚矣為我予之邑今日必授無逆命矣里革遇之而更其書曰夫莒太子殺其君而竊其寶來不識窮固又求自邇為我流之於夷今日必達無逆命嗟夫莒太子則所謂鼫鼠也宣公之三接則所謂游剥也詩曰三歲貫女莫我肯顧逝將去女適彼樂土其晉而剥之謂乎

六五 晉之否

晉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

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大往小來

悔亡失得勿恤往吉无不利

象曰失得勿恤往有慶也

正曰否之晉與晉之否皆可以吉何也曰明德之庇也明德而當位雖晝接小人不以為恤共工驩兜之載於岳牧是也然則恕於匪人而嚴於庖鼠歟曰明德當位雖失於匪人而無恤明德不當位雖有明賞猶之詢僉也然則明主之遇匪人固可以勿恤歟曰蜉蝣鼓陰鳶鴆鳴風白日既出青燐且息知其匪人而匪人之小猶未來大猶未往也然則賞固可借歟曰借賞小失明人大得周書曰繼自今後王立政其惟克用常人

上九晉之豫

晉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

豫利建侯行師

晉其角維用伐邑厲吉无咎貞吝

象曰維用伐邑道未光也

正曰豫利行師而維伐邑何也古者哲后蓋有師行而不試者矣試之伐邑其順則吾德也其不順則吾賊也晉文公將取陽田陽人不服晉人圍之將殘其民辭以樊仲之官守與王之父兄甥舅也乃捨之既而伐原令以三日之糧逾期疏軍而去之故如文公則免於貞吝矣夫以厲吉為无咎固成其伐則羞吝逮之矣君子之利建亦為明德也厥德不明以賞則无光以伐則無威雖其僕隸猶

大玩之而況其私邑乎又況於不庭不服者乎

䷣

明夷利艱貞

彖曰明入地中明夷內文明而外柔順以蒙大難文王以之利艱貞晦其明也內難而能正其志箕子以之

象曰明入地中明夷君子以蒞眾用晦而明

正曰用晦而明是蒙難之道非所以蒞眾也而蒞眾以之何也內明而外順天地之大則也夫日行

艱貞在於宵夜歲行艱貞在於秋冬亨嘉之德无所復著則敬靜其本矣敬靜者星辰所以凝光草木所以著根也君子謹於宵夜以正日行立於秋冬以起歲序禍難不改素阨窮不變志衆或傷之君子不自傷曰是出入昧暘者日月之序云耳詩曰帝度其心貊其德音明夷之艱貞是也雖不蒞衆以之蒞衆而可矣故明入地中用晦之象也日夕考德火滅乃敬雖有宵夜不廢學問及其究也以作事謀始

初九明夷之謙

明夷利艱貞

謙亨君子有終

明夷于飛垂其翼君子于行三日不食有攸往主人有言

象曰君子于行義不食也

正曰義與命異乎守吾義則亦吾命也或曰致謙以明素猶之乎舍車也主人有言何也曰猶之乎夷主也曰君子之于行何也曰無所逃之也然則垂翼而有終君子知之乎曰履謙不亢蹈仁不死何為其不知之也然則艱貞九德而獨取謙者何也曰謙有履之基焉有復之本焉有恒之固焉有損之修焉有益之裕焉有困之辨焉有井之地焉有巽之制焉無是九者而舉之故曰仁也義也然則君子之不貴行權何也曰謙則巽巽則權權非聖人不能用也然且君子之義在於正志

六二明夷之泰

明夷利艱貞

泰小往大來吉亨

明夷夷于左股用拯馬壯吉

象曰六二之吉順以則也

正曰傷而大來何傷乎君子在內用其柔明以得馬壯故疏附先後奔走禦侮君子皆用之矣然且君子不藉之者君子夷易以平其心和謹以治其氣哀敬以致其思故夷而能拯柔而能健雖危而不傷夫當日出之時惰行墜志喪馬夷傷是則君子之罪也日入矣健勒箝輤鞭策是求馬力已竭

而總轡者不休是則非君子之罪也君子處難上下泰然古人之與居詩書之與稽後世有王者出必來取法故其馬壯用拯夷股无害也

九三明夷之復

明夷利艱貞

復亨出入无疾朋來无咎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利有攸往

明夷于南狩得其大首不可疾貞

象曰南狩之志乃大得也

正曰夷而復天道用明我仇好還南狩大得非為報之也謂是七日反復則亦天道也君子之於明夷有進而用地者焉桑榆垂翼于飛无光君子之用地也有進而用人者焉踰險顧僕馬壯是來君子之用人也有進而用天者焉遲久反復罪人斯得君子之用天也君子用晦无復可用者然且得是三極而用之以為君子之道則可以為君子之志則不可詩曰柞棫拔矣行道兌矣昆夷駾矣維其喙矣是之謂也

六四 明夷之豐

明夷利艱貞

豐亨王假之勿憂宜日中

入于左腹獲明夷之心于出門庭

象曰入于左腹獲心意也

正曰豐之於明夷均也明夷明而入於地豐明而蔀於天故明夷昧谷也豐蔀食陰也日月之光未有食者或蔀之而憂生焉日之不食於月猶明之不傷於地也月退而入日之左腹則日出而明於月之右庭日進而入地之左腹則地退而日出於東方矣故明而不傷明夷之心也用晦而明明夷之意也豐蔀之宜中明夷之宜出君子所以敬靜而不懼也明夷之豐何憂乎多患者君子之命多戒者君子之福也詩曰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言敬之不可以已也君子不患多故患不得其心志焉耳心志者所謂夷主也

六五　明夷之既濟

明夷利艱貞

既濟亨小利貞初吉終亂

箕子之明夷利貞

象曰箕子之貞明不可息也

正曰箕子得為正乎曰箕子何不得為正也陳範之與抱器一也而箕子之思防遠矣然則微子不得為正也曰君子亦仁而已舊德已謝新主已出頑佚之不可與妹土之不可居蚤夜致思以永終譽夫豈與箕子殊志乎故吉之恐亂明之恐息仁人所同慮也然則易有箕子何始也曰自周公始也周公之學蓋多得之箕子也營洛之與遷鮮必有取爾矣然則利貞何也曰已濟矣守艱則不利

去其艱則不貞故曰利貞

上六之明夷之賁

明夷利艱貞

賁亨小利有攸往

不明晦初登于天後入于地

象曰初登于天照四國也後入于地失則也

正曰山下有火晦而始見故老而好學者猶之炳火也明傷而飾刑以為折獄明庶可以救敗者真晦昧之事也君子之當明夷傷其身故不忍有傷人之心傷其事故无傷人之事日月相推出入地

天則亦序也歲明屈伸各以其序聖人先如之何亦曰吾學不厭誨不倦而已矣去晦而明雖入地後登何傷乎瞻卬之詩曰藐藐昊天無不克鞏無忝皇祖式救爾後明夷之上六不言得失則亦云救也

晉與明夷二陽之卦也從於南政下經之有晉夷猶上經之有需訟也明夷從南需訟從北乾坤分繫而日月叒次兩者相直則交食明著矣聖人以爲是經緯存焉耳約其夷蔀則不如頥大過坎離之著也故上經交次終於頥大過坎離而下經經緯至晉明夷又自爲一際

咸恒遯大壯晉明夷自爲一際是甫三卦也不及四象何也曰是積差之所從生也積差亦非聖人所貴然必如是而紀部乃別體用相乘所入於紀限也蔀法七十六以三積體用相乘之歷二百二

十八為十二章餘贏之積二十九月凡二千八百四十九月而為體用兼秉之限上下之所取衷也然則上經之不用三限何也曰古者以四章為蔀四蔀為紀則亦兼取之矣三章四積以當三部義見圖中是自為義不與追象同旨也

序卦傳曰遯者退也物不可以終遯故受之以大壯物不可以終壯故受之以晉晉者進也進必有所傷故受之以明夷序卦之言亦有近於道者如致飭亨則盡矣進必有所傷是近於道者也然則是何限也南來用卦則猶在小過之限也晉穆帝十二年丙辰入晉於是稱晉者尚六十四年明年丁巳秦主堅始自立為永興元年晉亦改元升平桓温始為大都督出討姚襄修謁陵寢既請遷都請移鐘簴已挾問鼎受禪之心及灞上枋頭相繼敗衂怒室色市遂廢帝弈立簡文甫圖即真而天

褫其魄安石以廟廊之量明於用舍坐破氐秦不動聲色甫十餘年而柄樞諸臣驕奢相繼守藩之將動興晉陽道子國寶煽於內王恭桓玄競於外南郡欲收姑熟之餘以建黄初之業而劉下邳起於績屨一戰破敵遂復尋陽猶且北伐臨朐西折姚秦退取盧循收徐道覆劉毅以英雄之桀欲與抗衡如虎搏熊自取夷滅乃復西取長安中修洛陽兩執燕秦之帝付於槀街雖不足為懷愍雪恥猶為中原吐氣蓋自南渡沈溺用兵之盛未有若此者也桓温區區以灞上之勳欲躡踵孟德燕翼五官宜其及矣崔浩有言裕奮寒微不階尺土討滅羣寇其才過於慕容垂然既克秦而歸必篡其主關中華戎錯雜風俗悍勁裕欲以荆揚之化施之函秦先興解衣包火捕虎張羅雖留兵守之適足資敵耳既而義真逃歸赫連據長安終五代之世函秦不復雖云天道亦人事矣劉裕歸弑立之

後三年亦殂似為晉歷未竟以永初足之然司馬篡晉非有崇功偉業不過揚鑪鼓鞴燎人毛髮耳劉裕舉匪夷之勲行沿常之事豈必以伊呂責於傖雄哉蓋自晉惠巳酉而來一限之中八易其主自穆帝丙辰而後六更其君再虜再廢三遷惟安石為政十二三年差稱无事誰謂仁賢无益於國者然則是遯大壯晉明夷之歷也上際從左下際從右是其遯明夷為政歟何其傷之創也曰自下逆數猶是小過既濟之政也然則用卦反復自上來者苻堅永興巳入咸際永興以後六十四年義熈之後三年兆為久速者歟是則恒咸遞用也恭帝巳未晉室始廢蒼梧巳未宋社亦遷以宋視晉

夫兆為久速者乎

易象正卷六